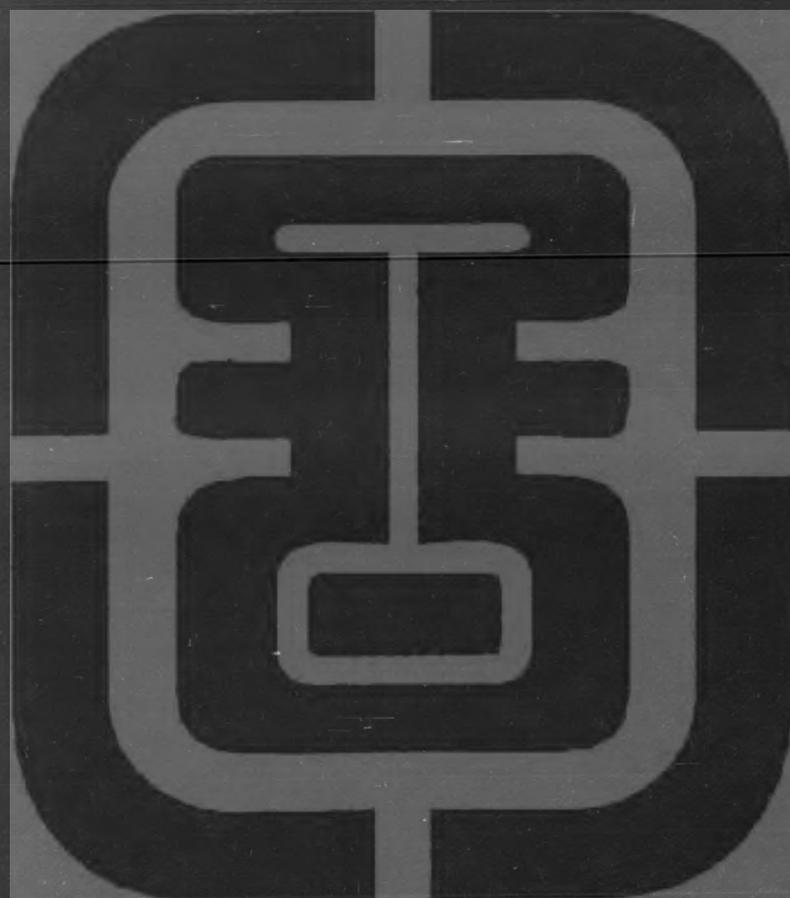


松郷先生文集

四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之四

謝翱傳

謝翱者字身永閩人也父鑰性至孝喪母行服廬墓終身不仕宋咸淳初翱試進士不中慨然以古文倡作宋祖饒歌鼓吹曲騎吹曲上太常樂工習之人至今傳其詞侷儻有大節嘗布衣杖策參人軍事未幾善哭如唐衢過姑胥望夫差之臺慟哭終日過勾越行禹空閭北向哭乘舟至鄞過蛟門登候濤山感夫子浮桴之嘆則又哭晚登子陵西臺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詞曰魂來兮何極魂去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蜀鳥食歌闌竹石俱碎失聲哭何其情之悲也所知淪沒碧血游空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裴回顧盼悲不自已夫馬獸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延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踣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若

翺者章皇山澤惡夫涕之無後也既客浦汭往來桐廬人翕然從翺學所為歌詩其稱小其指大其辭隱其義顯有風人之餘類唐人之卓卓者尤善叙事有良史材作南史帝紀二十贊采獨行秦楚之際月表所歷浙東西州佳山水必有遊記當天大足歷燕魏趙代間遺事故跡且涉大瀛海外盡識風物鴻濛之初度越子長矣惜其悲鳴煩促天性固然其亡乎其亡乎士克克入矍矍相持鱗不去憎聞翺翺自若也易曰浚恒貞凶無攸利翺之謂乎或曰伯夷對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屈平非怨者耶精神漂散鬼語神詞變幻不測翺豈平伍耶初翺無恙時得唐方干舊隱白雲村建炎四年江端友呂居仁朱翌諸賢為文祭臨水之神避地于此翺曰死必葬之作許劍錄逾疾革語其妻劉我死必以骨歸方鳳塋我許劍之地方鳳果聞

訃至與吳思齊馮桂芳方幼學方燾翁衡翁登奉骨如志夫以死生託人不爽皦日信矣哉其徒吳貴買田月泉精舍祠曰晞髮處士歲時奉承嘗云贊曰唐宰相董晉為汴州辟韓愈從事愈激知已稱隴西公而不姓晉死後裴度度乃不引愈用愈作弔田橫文以著其哀若翺者夫以橫之客也歟

吳思齊傳

吳思齊者字子善婺永康人其先處之麗水父邃龍川陳氏自出大父時家焉以父任入官有能聲既老失仕恂恂為鄉人嫁兄弟之孤無婦者穀其隣之免女欲棄者棺死無以斂者意洽如也逮貧不悔有寒疾耳聾聾不聞人事賴不與世接獨發方鳳閣謝翺睦方燾友善著老氏闕疑等書晚誦全婦子全婦子生穎悟仲父監丞公天澤器其村卒授所學初父邃仕負郎當補官讓庶兄者再監丞公曰毋廢嫡然非其

志志在科目自奮故征商新城日猶樂舉子試中舉攝嘉興
令善聽微決疑語在全婦子自述洪提刑起畏辟置類田吏
用事者言辨此可通籍思齊曰以民怨祿非得也婦翁方饒
州登為人少裁制謀以自近思齊執子婿禮不衰終不就其
有守自立如此賈氏方柄國上將以鹵簿臨其母喪文侍郎
及翁言不可然畏禍中悔思齊以書勗之曰叱嗟而母婢也
公不可默已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出臺為太府少卿留丞相
直堂有勲籍思齊以書正之曰公宅百揆以貴戚廢公論世
誰賴乎其自強敢言如此惟自強故不以貧屈惟有守故不
以勢移屈且移則終始相渝或虧其中以取售其能以全婦
乎或曰人事通塞昔智今愚常逢其固也何全為是不然茲
其所謂全也山林川澤之間引若人以自媚如橫空之參耿
耿生白察曙色者有微惜乎其自閔者深其根於遠者不宏

烈婦胡氏傳

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
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及觀侯命錄斷自孔曾以下死生瞭然
貞矣哉 贊曰余識謝翱已死塋於釣臺之南與方干隱相
李其傳乎遇方鳳道謝翱已死塋於釣臺之南與方干隱相
望言且於邑泣下出所書全婦子自述至曰天奪炳燭之隣
疇窮孤危如鼎一足悲矣夫其以古道自信者夫

劉平妻胡氏濱州渤海縣秦臺鄉人也既笄適平生子男三
人平從軍有材名至元七年戍棗陽平在行中既戍乃閏月
六日平以小車載婦子往時長男不從中男纔七歲小男在
抱未十月胡前挽車平後推之未至棗陽西北百餘里沙河
之澗日入繫車木下宿焉夜半庸來噬平臂負之去平號胡
徒手從之力掣虎足中男拔刀室中走以授母胡得刀刺庸

肝腸盡出庸始脫平平尚能言懼他庸來不勝乃捨車扶平
挈二子涉河而西至李陽堡南門叫欲入門者驚懸火下燭
見衣血淋漓猶信為置門下逢明白其將趙侯命戲下卒往
致所棄車載死庸來歸為台醫者視平藥之三日而死於是
趙侯上其事棗陽帥且官納庸皮給鈔十千以瘞平八年十
月胡以二子至自棗陽濱州長吏訊之圖其狀以聞復其家
任子曰嘗讀詩至大夫行役室家閔其勤勞莫不有自貽伊
阻之嘆則胡之從戍也以情及其遇庸而脫夫也以烈方胡
之掣庸而刺刃也知有夫而已兒之拔刃而授母也知有父
而已庸雖暴豈能嚙天倫之衷哉泰山之哭夫子哀之至矣
余讀張維此傳目為序其事書于後云

自然道士傳

自然道士不知何許人也薛姓或謂系出十轉夏車正奚仲

成湯左相仲虺之孫薛其先封故云生澹泊有趣尚自謂義
皇上人與儵忽氏鑿渾沌有功將第而誣之適華胥氏事廢
而戶外之履滿矣文王居姜里箕子釋周縛周公東征三年
歸孔子自衛反魯講承遠詣直窺河洛晚侍孔子問禮老聃
得自然之道曰彌自然道士改自然處士非其志也題所居
曰凡注軒尋彌凡注居士周茂對邵堯夫程正對日游後神
領意會與道翕張遂僦居孤山之上亦彌孤山債屋翁蔡少
霞山玄卿葛稚川司馬子微陶貞白相與吐吞明月宴嘯清
風時未嘗不神游崑崙也坐輕泄玄理左遷聽鶴翁而出處
去就之間裕如也志有專業更無定名亦順乎天而已矣然
涉世方長信道方篤名不一更而可定也當無寵辱之驚乎

真一先生傳

真一先生家姓釀名字伯醇無功鄉人其先秣有國神農時

黃帝既致杵臼之利陳師伐其國秣以俘見帝不忍播棄封之為太倉令崆峒牛氏聞秣賢有立志以女妻之秣得年氏喜曰此真吾糟糠妻也生子自禹會諸侯於塗山有儀狄者以旨進禹味其言甘曰吾子孫必有以是亡國者心竦之然亦不斥絕旨生泛泛生醴醴生盎盎生緹緹生沈仕成周為最盛朝廷宗廟之上咸相推尊下至比閭族黨升降酬酢莫不有禮遭春秋歷戰國子孫以詐得幸諸侯獨商以清德聞齊威王時淳于髡以滑稽受上賞而商去矣暨至秦漢商之族通顯然官不過主爵都尉先生其胤也晉栢大司馬辟先生為青州從事志不屑雅與阮宣畢卓劉伶阮籍之徒為忘形骸之交義熙間先生抱甕自閉不希薦引會五柳先生陶元亮棄官歸柴桑與先生交驩凡戚欣歌哭平險逆順之塗必指先生商之元亮沈浸醴郁先生亦風流醞藉莫逆於心

元亮嘗坐東籬下望先生不來唇焦肺渴心甚苦之會王江州遣白衣人送先生至元亮為之傾倒殆盡先生時枕藉糟中為浮蛆所困元亮脫葛巾手自引撒笑曰公等碌碌所謂曰人成事者其愛嗜如此元亮晚年多感山陽下國之事令人酸心遂有瓶罄壘耻之憂失笑相顧舉口見疑作詩戒止思與先生絕交先生仰天耳熱撫缶而歌烏烏曰知我者陶先生乎罪我者陶先生乎退而守口如瓶不求俎豆賢人之列著書子壺子以自娛後趙郡蘇軾追尊之曰真一先生太史公曰家氏散居天下而釀以醇和稱大白若辱不沽市井之譽其聖之清者歟自羲和和對以來愛嗜釀者甚衆惟晉陶淵明最為浹洽然而酬酢之情不能白首君子昔之獮子之賢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釀之於淵明亦愛憎之至變與世之所謂醇酎交者可不慎哉

壽光先生傳

壽光先生古鑑者西蜀人父同嘗輸作尚方其母范氏夢明月入懷同曰此奇徵也吾為爾成之後遇祝融氏靈中得煉養術神光滿室彌月不散果生鑑鑑生未有識察會負局仙人從代來見鑑奇曰此不迎不將應物而不藏者乎命以金膏塗頂玉水洗背鑑遂光明善照人無妍醜皆愛鑑鑑亦不少假借毫髮無隱對之者衣冠必肅武帝初待詔建章宮帝將御冕旒朝羣臣召鑑侍帝改容臨之賜錦裯玉匣進為玉臺即時方置大長秋以鑑賜貴人陳氏陳氏得鑑益自修飾容儀絕國遂冊陳氏為皇后后受冊已謝曰妾待罪後宮不能自媚陛下以鑑賜妾妾膏沐必對鑑今妾以色承恩鑑之力也乞封鑑如儀廼封鑑容成侯賜錦祠如故后立十餘年挾婦人媚道覺女子楚服棄市相連者三百餘人賜冊皇后

上璽綬罷退長門宮鑑懇毀亦容平陽主家謳者衛子夫善鑑帝被霸上還過主家所侍良家女皆不悅獨悅子夫得幸軒中入為皇后后不引鑑不敢侍上上知鑑能飾后容出入不疑加賜五龍五綬后立三十八年與戾太子擅發兵誅江亢朝廷大怒執金吾劉敢奉冊收皇后璽綬后自殺帝廼制詔御史容成侯鑑克明喜飾踰為察物後宮賴之然二后實危余而鑑不察反飾置之雖好色必惡心朕幾中焉夫能察人之形而不能察人之情能飾人之容而不能飾人之心容成侯何以自明遂廢棄民間晚踰壽光先生太史公曰古公亶父周之初也鑑豈其裔歟胷中不正眸子眊焉鑑豈不善察者飾置之過帝甘心焉以貌取人罪鑑悟矣

送鄧善之修撰序

文章之尚緣時而興時有淳厯則文有隆汙其勢則然也亦固在夫操制作之柄者與道消息與時翕張于以風示當世然後學者一趨於正也且六經述作如日星昭布如四時錯行渾渾乎山川之流峙也挺挺乎草木之華滋也何其渾厚而博大倫理而音節也千載之下讀之者由由然雍熙渾灑之盛如親見之至若莊周之荒唐屈原之沈鬱蘇秦張儀公孫衍騶奭譎詐之談商鞅李斯韓非申不害慘礪之論以至荀卿揚雄醇疵之作東方朔司馬相如恢詭之辭何其披靡而支離巖嶄而澎湃也百世之下覽之者蕭蕭然破碎磔裂之風如新沐之然而操觚弄翰之士寧為此而不為彼何耶往時科舉事具人方以言語相雄長文字第甲乙不旁搜以為竒遠引以為博鉤致以為深有不可也今天下一家元氣渾合大聲洋洋朝建之上躬行古人而右文之治四海風被

山林之遠時及觀播告之修紀載之作誄歌之章渾然典謨之溫潤風雅之清揚將作為一經以襲六為七何其盛耶友人鄧善之歸自詞垣與余劇談西湖之上觀其渾厚以和沈潛以潤如清球在縣明珠在乘信涵養之深而持守之純也嗚呼簡乎文乎若環循乎盛古之風躬行之治歷數千百年而後振乎則夫操制作之柄者得不有思乎宜非枯槁之士果所窺也八代之衰退之起之五代之陋永對弛之百川東障狂瀾靡之故其為力也為甚難今時則易然也善之勉乎哉天風萬里將還玉堂之署幸為我謝諸君江海之迹倦矣得無戀戀盛時乎

張仲實教授宜興叙

僕漁釣海上歲時過楮王之廟且式衣冠儼然有生氣固知世祀未衰必有闡孫譽士出也數年來抗聞仲實之門凡師

數十生皆公卿材子弟凡江海士仕者問業游者問舍所出
詞章日益富為世所珍嗜不輒去手僕誠私心慕之今年春
復來乃聞仲實教授宜興行有日矣僕自念飲沐其先之故
耳接其人之賢名不在謁者豈情也耶明日仲實乃過僕意
氣言論溢所聞且慕遠甚又明日揚仲弘來曰仲實且知子
矣將行子不可無語僕聞之士一命而上皆有王事唯教事
故為最優然聞諸仕者莫不勞且悔以去夫士有教事而悔
且勞如此豈知方之士乎蓋士處窮約時廓其庭以受諸生
甚尊嚴且優渥洋洋也舉莫以違其意逮名在下士諸生在
前吏議在後怠者教不足弱者事不足勞且悔亦宜也仲實
少長勲門壯食舊德温乎瓊琳琅好之美具焉克乎夏瑚商
璉之器列焉故學有泉淵唯飲者取是文如宜饌四時具詳
於味者日繁且歡是故優於教矣況器識以迎事之來聲實

以括人之譽宜將大肆於時也胡寧日有砥礪繩墨之事於
州千里之地乎仲實行矣

送俞時中北上叙

俞時中將行友人餞之北門任士林執醖言曰士有襲家學
以為珍負材識以為文其氣克焉其聲先焉然而仕循循進
無異常人曾不得超躋寥廓而窺光天衢豈天下廣大以名
進吏部夫人而能為賢乎將螿爾聲抑爾氣不使激昂於時
一以干格律之公乎抑道寒仕薄未嘗日造中州上國屈折
王公之前拜自獻以成其身乎不然棟梁者未之收而楠櫟
之用將無自而振乎今之世雖多賢不能蓋子也亦明矣而
子又非螿爾聲抑爾氣使不自耀者則餘二者為之決矣然
嘗觀韓昌黎氏作張籍李翱之徒遂亦名世然蘇氏之聞亦
待歐陽子之門而大吾起視江海三十年無科舉事負材抱

氣凡可為張籍李翱者不少夫果誰為之宗依耶蘇氏父子
雖不迄再見而振動其聲耀使天下士皆頌出其門有如歐
陽公灼然復可見乎不也吾固不得而窺也子行道中州造
上國拜自獻以成其身將亦子之耻也仰視清列棟梁者收
乎豈猶曰未也則子具楠櫟以進夫猶曰需之吾不信也

劉梅泉松江教授叙

漢郡文學選至重也非經明行修者不與焉雋不疑蓋寬饒
諸葛豐之徒何班班如也逮宋慶曆路州軍監始有學置教
授或曹掾兼之或州里推擇則轉運司命之也熙寧中始自
中書門下逮厥後選益尊法益詳其塗有十謂之十色教官
夫士自束髮至白首崎嶇場屋間乞一第於有司僥倖出是
選者則以不拜吏部為榮以脫身篋楚為賀其選豈不甚重
乎今科舉事廢上之人擇材於鄉里之公郡博士考所業而

進之部使者加致覈焉縣教諭由此其選既而分錄糾正郡
教事由所部升之省加詳察焉而後畀之如是十餘年始克
問選于吏部間關萬里風雪滿塗而孤裘為緇獲觀上國之
光者幾何人而老者病者不在焉吏部定天下選路府若州
關有限而考有期來日多而應日狹不知歲月之坐困也蓋
橫一經而坐臯比部使者以為僚二千石以為客書生之至
貴不惟朝廷甚惜之也二十年来人之取富貴甚易故視此
選為甚難幸而得之傲兀重席以意氣使諸生蓋將酬其所
甚難而圖其所甚易而不知自漢迄今其選為何如耶又安
知薊然衣冠進退為館下生者不已試其所難者耶劉君梅
泉將行松江吾故道其辭云

程氏受義堂詩卷叙

鎮江路府推程氏其家以義名堂曰吾有所受之也凡能詩

者賦之若干篇皇甫生求余序其首固將以為教化風信美
事余惟人生同氣之身散而兄弟繼別繼禰之所由分百世
之所由積義之所由始也夫仁義禮智具於性而命於天命
於天是猶命於親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
是也即事親之實由之以從兄弟之間皆天性之所由發則
是義也父有所不待授子有所不待受油然孝友之行始於
家而達於政豈必諄諄告語然哉而世道日趨家信日靡交
相瘡而不令之情作與人恭而獨亡之嘆興甚而風雨流落
義不在姜肱之被矣春風枯榮義不在田真之荆矣此程氏
堂所由作也府推公事其先大夫曰凡怡怡仲季之間者則
既聞之矣大夫既歿府推公獨忍死其親乎是故羣從兄弟
十有三人同門以居同堂以食仕不私祿事不怠長井井熙
熙前墳後麓左芝右蘭詩書滿闥大紉小悅擊鞞絲成帷一真
愧乎余故樂贊其事而序以歸之

瓢湖小隱詩叙

隱者之道有二其身隱其道為天下後世用而不可泯也其
心隱其跡在朝市進退間而不可窺也若夫生江海之上老
耕釣之間無卓絕之行以自異無弘濟之道以自聞而徒區
區行恠者之端則亦胥而泯泯然不隱云乎哉然而談笑之
俟無世無之復步之鄉相無人而不得也則夫智慮宇宙之
外精神塵埃之表琴書以自娛詩酒以自樂偃然世故之不
得免獨非隱者事乎東山謝氏子居坳塘之上名之曰瓢湖
小隱賦詩自况諸君交和之夫五湖之廣而納之一瓢之小
一世之紛而坐之斗室之安非隱者不能也余來華亭不及

識謝君而謝君之所交游能稱之且求余言為之序嗚乎余六十翁矣跡不一趨利祿之途而心未嘗往也然尚曰吾隱者吾隱者人不謂信也今謝君力足以致休譽材足以起榮名而悅首田里之事若甘心焉非隱者之倫乎他日天風雪晴扁舟獨往叩門不及而返顧相與成隱者之風則非人所識也目書其首云

劉思魯侍父之瀏陽叙

鄘川劉汶侍其父之瀏陽教授翰林應奉周君景遠而次餞之詩必求余言為贈自予得楊仲弘人方翕然後予後得師魯而人益信予將托二子以自勗也而思魯別予是不可以無言也海之於水所受者大故其為濤也怒以洙逮其平也人狎之濟以漁木之於地所培者深故其為榦也怒以長逮其久也絜百圍人不驚異時科舉事具士蕭然文字之間師

友以持其成公卿以震其聞有司失得以摧其銳而又歲月以老其涉有不索然者乎今舉無是困也氣安得而不克乎視向之蕭然索然者可熟視無也夫年以養學學以養氣有克然之守而持之以蕭然索然之容胡不觀之海與木乎濟以漁者狎焉絜之圍而材者取焉未見其薄於菽也然長沙多沉鬱之士感憤悲鳴氣不能輒平吾師曾其廓受之深出之以道御氣輸之和平之音則淵然之學鏘然之文吾且避子矣三年將拜君賜

送揭陽趙令君叙

仕猶農也以既獲為能事富貴猶射也以既中為良工天下每以是求材而鹵莽之耕詭遇之獲不計焉夫出處有時仕止有節父兄之教成而素守之天定造物者不振耀之則善者愚矣前揭陽令君膚敏士也始集賢公宣撫四明郡以佐

理有功起家為揭陽計凡最也揭陽在南海後以老母故不
能行既而集賢公立朝著令君不敢以見亦不敢以仕躬孝
友之節養廉退之風則集賢公之心也集賢公薨朝廷大振
幽滯郡以名聞部使者加察詳焉元岳大臣將進之聖天子
之庭令君遂有仕意而貧不能為萬里資也蓋自清敏公盛
時退然一書生紕綺之味已薄於今為庶祝融回祿相之始
不得不仰升斗之祿使集賢公無恙上被聖天子之知令君
而求多於造物則仕傷廉矣今天子仁聖盡擢豐芑之材而
用之令君而自弃於明時則不仕傷義矣令君生清敏公之
門最晚而受教集賢公最深集賢公活十萬人命而天不富
貴其子若弟吾不信也令君不濡忍二十年之久徐起而收
之則集賢公之心不白而仕止之義不明令君庸有道乎秋
風載道走公卿間有不以予言為信是不知集賢公者也令

君行矣

慈溪主簿茹意山叙

士有首功而不遇志有白首而未訓造物者固將老天下之
智慮而悲歌慷慨之士之所甚惜也意山杭人也受檄行軍
更封傳來四明郡戶口阨塞遂入職方實至元十三年春也
集賢公被命宣撫實君幕下既而歸奏天子凡帷幄之賢一
時出籌畫第功吏部意山遂青衫拜命實簿正慈溪縣事爵
之卑息之崇也意山不以寮底自詘苟可以行吾志長官不
能撓二千石不能屈邑以治聞民不忍舍去回家于菱舍之
下而貧如故也歲事棗栗熟坐長老立童豎杯酒相煦勞教
出租稅奉期約射狐冒兔以為歡如未去政君之薄民之
厚也今將以名上銓衡若不勝萬里之役是嗟乎功名危
事也富貴厚報也首危事而食厚報綽綽然左券之得意山

退然不伐而人以為已功不亦愧乎試吏百里逾三年有成
政循序取一官以幸妻子可俯首拾方將處民伍如素編列
豈獨無利祿之心乎吾聞集賢公之門多退讓士富貴狎來
智者策毀造物之術窮而道德之味勝意山不得濡染之深
則性具固美也其廉於取也亦宜三殮蒼莽挾此以有行不
超君於拾級連步之外吾不信也意山勉乎哉吾北鄉望君
笑

送樓平隱叙

司馬季主嚴君平卜以隱其身者也然卜非隱具也以名致
人而利其求以禍福中人而利其得卜隱乎哉是以季主君
平以卜特聞且十日十二子相配五行相休王所以貧富貴
賤壽夭天下之人不能竊竊然知也知亦未易也卜始神矣
是故游天下之藝以自卑非隱者不能也神天下之術以自

利則隱者不為也能其所不能為其所不為未可以言卜也
矣夫人生於陰陽寒暑而乾坤坎離之妙語之而不能對食
於粟米絲麻而木金水火之用叩之而不能解何也大抵本
末精粗之學不明卜者始專門而道行矣異時科舉事具朝
而平康之游子暮而殿陛之句臚其通塞固不能識也卜者
之門愈盛而道益隆然世亦以是而衰也今樓君淳甫將以
卜聞而隱其心也為我張簾大坐閱市人之富復有飯牛牽
狗者乎子盍擲卜錢而謝之曰六經昌矣

送葉伯幾叙

余家越天門山之陽坐瞰海波水天際遠蠻洲蜃嶼歷歷晴
豁時則天光曙發風闊潮平舟大小凌蜃頭來杳若微葑少
則帆影抑揚棹歌出沒徑列步下市僧布立岸上遙呼問海
伴故舊三老倚棹長楫載輸委市廢舉畢問且悉對然後乃

登岬洋洋入市僧家揮霍辭語無誰何明日推半漚神擊鼓
市販夫日來爭貿急售幸不幸聽軒輕唯淺深頻不臭厥
載為賀既又涉旬月市僧計觔籌然後審知乾沒則莫不大
呼起拖列嘯揚颿稅厚薄各滿志去又嘗觀富人之船挂十
丈之竿建八翼之檣長年頓指南車坐浮度上百夫建鼓畚
休整如官府令拖破必良綉繡必精載必異國絕產時一上
步綱孔目大小殺牛醜酒暢歡而後去市僧過不敢顧蓋將
輸官場之入保天府之珍者也余在隱約猶為學校諸生每
見職教者克孔楊來不險濟以求贏則幸不幸輸爾載以愜
入者也葉君伯幾之至也未數月也以下州例不得設學錄
故去然其深藏而不賈厚載而未輸大類富人之船空不入
市僧之顧以滿志去者固多矣叙以道其別

送周應申遠游叙

志遠業者不家食而肥毒宴安者視鄉鄰為狹夫人之情則
然而遇不遇天也植杖之士不能易滔滔之津荷蕢之徒固
亦議有心之磬是非茫茫然楞其中瑟瑟然躡嚙其外者所
能有獲於世也然王侯之門首據者為上賢江海之上眼空
者無後達是以槃散而進堂上之美入皆笑首彈鋏而歸坐
上之主翁無棄責置莖豆於下列緋袍之情亦危在術中而
不悟問舌之耻仍在如是而游於世將何獲乎吾嘗折肱於
是矣兀兀出踵息且將尋山中遂初賦日以自察周氏子應
申迺欲軒軒然道游應申少學於余不得自隱其底而以告
之雖然命蹇者滯來心通者巧至生聞余之所已應能不少
失色於人則其獲也詎可既乎雖然旁坐市肆而竊笑不言
者宋大夫之儔生勿以言卜也過市滴油而百錢必中者小
由基之所屈生勿以言射也池鷺可籠而拊膺之婦已切切

然不能平石鼎可賦而夢嘆之叟且啞啞然相切迫生其慎
我相載望生矣

杭州路三教人士送監郡叙

大德十有二年春二月六日杭州路達魯花赤通議公三年
政成解印綬去杭父兄候公騎上道相聚成列稚弱纍纍者
耄種種或卧道上或控馬首泣不聽去曰公政慈我公恩遺
我父母育我顧我復我我渴飲我我飢穀我公去輟我誰與
活我言泣欲下又曰公留我嬉公去我悲我悲謂何我糴我
飢泣且哽又曰浙江東來流民哀哀道餓誰食野骼誰埋公
亦掩袂為不忍去曰我曷能政命由上令我曷能慈息由上
施天子仁聖前星令明我叩我首我陳我情俾爾毋爾病俾
爾飫爾寧以熙爾城於是三教人士杜道堅等出謝父兄而
為之言曰郡之民命寄在牧守牧守為政莫切杭城蓋以數

百萬之民一仰糴於井斗水旱之餘居富者不知政居官者
不知民民與政交相病也是故心太切則政煩心不一則政
瀆令出未孚而習者在道惠施未均而覈者在庭柰之何其
為荒政之道也公一誠明白百舉具修上不諂逢下不威濟
此政所由成而民所由懷也然而政有切而未陳事有弊而
當極公上下智慮間懷之久矣今將日造帝庭都俞吁咈之
下凡大而天下小而邦國一廣利澤之仁則公去之日猶在
政之年也爾父兄其何悲於是公乃上道遂述其辭以遺采
風者得焉

南谷原旨發揮叙

人不可以不知道夫道在天地之先兩儀以之今人物以之
命率而脩之而世教立是故即世教以求道則天地不可知
即天地以窺道則其初不可究夫孔老立言其率而脩之之

謂與其所以為言則極初在其掌與河南郡氏發冢於堯舜
數千載之後而灼然有見於天地未開物之前故以元經會
以會經運以運經世繇十日十二子相配為始少昊之星癸
繇少昊而上凡古始之事可邇而知其故其原曰自老子南
谷杜尊師既著道德經原旨且即邵氏書為原旨發揮老子
曰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此發揮所由作也或曰身游形器之
域為爾渾淪之言不亦戾於道耶應之曰生民有始天地有
初道不可以有有而無無而渾淪之與居乃可以知此也夫
他日着筍皮冠衣布單衣執老子以居青山白雲之下則庶
乎其有徵於斯云

送括蒼王實翁邏戍公棠叙

往年余留鄉邦識王將軍於長吏之庭時將軍有事邏戍于
連山隘中車笠迎逢弓刀先後而退讓有禮言溫溫以和儒

先生爭譽之未幾以滿去山谷之民出餞城市州長吏益以
敬士益以譽民益以祝曰芟舍猶在越七八年遇余錢唐言
貌猶往年之見既而以復戍公棠別余曰人生出處良難如
蟻旋磨十年之間調不改選仕不改州公棠有戍實鄰連山
芟舍之祝去吾愧也余為之喜曰居有故僚鄰有故壤君何
愧乎惟其愧愧是以不愧君何愧乎公棠在丹山之厓赤水
之溪連山在其南漢有鎮亭亭有長故宋有公棠砦砦有邏
戎既而連山以險陋聞故公棠連山始分戍水入剡山入婺
女會稽民散居山谷中以採植為業梯石為田淡食薇蕨死
不越市故其俗易治君所嘗試於連山者則既聞之矣然奉
化有千里之寄守邏戍六軍戍二所以坊民之具至矣矧時
平政治民有不必坊而日赴期會之約州一小卒吏入墟落
芻米之所需酒漿之所奉雞犬之厄有不得而免矣故邏地

之胥不濫出醉語即不足以支兵不削食割飲則不足以承
為之長者雖欲靜為守簡為理不可得也君行首以余言為
牧守告然後居君之靜行君之簡以與夫山林儉德之儒受
學問道暇即上鞠猴摘青橘詩筒酒斗日相從山水之下歲
時與爾民短衣晝獵山核克籩野割崇俎以歌舞牧守之治
固不厭弓刀之為屈也吾將賀君之有成其愈於連山也固
宜諸君餞之詩余回序其首云

中易叙

大哉易乎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
道曰仁與義如斯而已矣是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聖人設
卦之宜也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
乎其人聖人作易之旨也易乎易乎彰往而察來鉤深而致
遠原始而反終其幾神矣子曰舜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

其中於民此之謂也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
也然而子思沒中庸之道不明而易隱矣余生千載之後獨
抱全經潛心研思亦既有年然後豁然始悟天地之變化人
事之始終作為中易分為上下篇三陳其卦所以極河洛之
數成大衍之用體天地之撰盛德大業顯仁藏用一本坎离
頤過之妙既未隨蠱之幾井噬賁困之感屯鼎革蒙之推聖
人通變立言之旨粲然甚明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脩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之道盡在是矣可不究乎子曰天何言哉四時
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夫子之所以為聖也

送徐春野蘭溪吏目叙

州千里之地建其牧有長有貳而案牘之寄則有吏目所以
達民吏之情而受成於長貳者也事之然不然不可長貳
不得獨決於上必於吏目折衷焉於是獄訟簿書始於吏手

之擬度而成於吏目之筆削非心貫格律性融理道吾未見其能濟者也往歲錢唐徐君賈夫來綜吾州吏事紫髯裘馬儼然儒者之政予嘗為其作幕中壁箴有曰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徐君居之無倦故其去也如始見予錢唐父君復為蘭溪之役且別曰今何以贈我予曰舊言在也夫人諂則直不舉直不舉則道不行瀆則臨不莊臨不莊則令不從語人以諂與瀆則忿然怒怫然辭而終身諂人也終身瀆人也徐君處上下之間不諂不瀆終始以之於後政乎何有前貳車郭使君以廉明聞于時今菱舍猶在君往質之且曰江海之舊有任其者祝且規如是當必可吾言云

重陽王真人憫化圖叙

重陽王真人憫化圖凡五十有五李真常實為之張誠明遂為之題其目史知真為之傳其事王資善為之序其然何竊

竊然如也蓋憫一世之窮相率而期於化此圖之不容不作也然吾觀重陽之為道也如月在天如風行水其神凝其形化何往非跡何往非圖逮雲行月移寂虛風濟其神遷其道傳何有於跡何有於圖雖然道不可見亦無不見果且有跡與圖乎哉果且無跡與圖乎哉雖然易象何為而作也忘筌忘蹄必有得是圖之外云

送吾宗瑾之江陰馬馱沙巡檢叙

瑾與余同姓學業於余精悍有膽氣余嘗語以本末精粗之道固知其踈敏有用材也既而同年祇命省戶俱為縣文學掾講學之外獨能與諸生相周旋既用譽以去當上銓其翁府判官以年老空傳法應補邏戍復祇命以行奉其尊府君之言別余錢唐曰瑾不肖不得卒業門下而習仕庠序間吾愧也親老矣不得奉薪水堂上而俛首弓刀中益吾愧也先

生可不以無辭余曰余知翁固以翁之事告夫翁以盛年上
茅適弗逢世逮授秩六品復不及祿退居三十年推之挽之
皆當世有力而翁獨怡然不遷固使其子先庠序之事且日
勞奔走而後食其何廉於造物也如是亦固自其心不忍貪
天之功始也且富貴利達命於人而實命於天命於天者天
遂人命於人者人遂天以人遂天世固優之矣而翁弗歆也
以天遂人翁獨自之而子得辭之乎而况功業之見於世固
無久卑屈理乎子行其以而翁廉於造物者為深訓以富貴
利達人遂天者為深懲然後出所學末者粗者以日奉其役
本者精者以日深其受則獲乎上也為有道施乎下也為有
宜吾將日子之望而翁之心也子行

易體用叙為保人侍即作

易體用者貳卿保公所著夫易之為書廣矣大矣而義文周

孔之心千載而得其解猶旦暮遇之也蓋易之為道遠而天
地之始終近而一日之旦夜大而天下國家之經綸小而一
身之進退得失體而用之無不在是故舉理而言神明通矣
而遺於末也舉數而言三五成矣而離於一也變化見而觀
象者求之則囿於物矣吉凶生而尚占者玩之則梏於徵矣
夫然則體之吾身措之日用而後簡易之理得此體用一書
所由作也然嘗論之卦有六十四而易不止於六十四爻有
三百八十四而稽其情通其事又豈一爻一辭之所能窮哉
今觀貳卿所著猶不免於言下有言蓋離言則道不明離道
則言不成言與道交相涉也而後體用之學行觀貳卿之易
者當求於言之外云

雪竇溥上人求施大鍾叙

行禹穴而四明山為最勝俯鞠猴巖出二十里遂有雪竇飛

瀑千丈激雪跑空玉乳金沙時一發露人緣蹬而上如行十里許盤迴折伏若已窮絕至其上則平田廣衍可數百畝有竹箭杉栝之饒竒峯峭壁高入蒼莽如來氏結廬其中逮明覺大師道行東南雪竇特聞宋仁祖在御嘗夢游其山故三數名德跋遊之遺朝廷敕有司視宰堵具然後寔地由人勝如是乎寺更刳灰以來前石門來公措理其先今野翁同公紀畫其後殿閣堂廡庖福之區幾數千楹而後大備鍾樓視寺尤壯翬飛翼鼓與山俱齊而縣金未具殊為欠事於是召匠計金錫之齊若干萬斤于銑鼓鉦之度厚薄侈弁之宜厥有戒制柰何弗給一日野翁方秉拂坐石常所辦事而進曰官府坐曹以鼓為節故示民期會由聲而出幢刹昏旦以鍾為令故示佛知見由聲而入諸袍住卧於此鬼氏之工獨未究竟何耶朴翁淳師藥岩是師合掌前曰公卿貴富之家食

施宴常如五穀邁種獲於既獲名山大刹資其利益者亦如矣固有聞雪竇而未游游而且未忘者寧獨無心乎疏擊不出山故願施者亦不緣遇寺今二十年斤斧相尋亦殫矣歲所入不足以飯其徒之日來而暇鍾乎請扶疏以行乃告其事常與游其聞如來氏以道覺天下故縣金在樓所以動夫人之耳而聲聞為近道夫施出諸心隱而不可測迨著而入物方可俱達人其容有恠乎二師行矣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之五

閑閑說

呂道士自陽明洞天北還京國里人任士林遇于錢唐之開元曰道其友吳君閑閑之賢而問其說洞天天下之物理者形色不能移究天下之事情者耳目不能役是以無營無求嗜欲淨也不將不迎天宇寧也夫天以貧富貴賤毀譽飢渴寒暑命於人而人之生日侈且無孳孳之事者其志貌屈室無擾擾之入者其妻子怠故酬酢日工馳逐日勸吁亦勞矣然而聲利之府而有尸居之安車馬之場而有踵息之樂其故何也蓋萬物以默默中人識其機之來者不危萬境以察察移志審其處之安者常吉是故克吾知之所至以應夫事之方來如止水之過踈蹕鏡臺之坐蓬垢舉不足以浼我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則坐忘之齋天游之室日在人境中矣莊

子曰大知閑閑此之謂也雖然吳君老子徒也洒然熊豹之姿克克然日與猿鶴相俛仰方將枕籍當曰雲吐吞元氣則其清淨空寂之學顧何往而非閑閑之境乎然鍊形氣者勞其神歌洞章者誣其息鞭驚笞鳳之御遠上界官府之事具雖謂不閑可也非神交莊周之論於千載之上者其孰能與於此作閑閑說

阮氏二子字說

圭璋璧琮所以備類聘之物也與事人之有尊卑衷之旗也故有備物必有備用有備用必有備節有備節必有備工工節之不備而能成物以致用未見其可也易水阮氏子伯田圭仲曰璧從余游羣君之友思易其名故字圭曰交璋字璧曰友琮固將以備物而成用也然貴爾節使不疵庀爾工使不劇卑以進之而尊受之禮以成之而信徵之則人莫不嘉其有比德之行也雖然圭璋亦有奉而全歸之所以成禮也璧琮示有加而重入之所以成財也成禮成財人道之大者也出處進退宜有所擇矣可不謹哉

趙常父字說

三山趙君與權字常父江海士也與余善既而為吾州學官正部使者高公行郡常父偕余揭郊外既至州長貳屏若拜庭之為獨常父命坐明日詣學宮常父語益親出題命試士與進退凡學之事唯常父是聽又明日瀹茶諭政視墨汁三升在案上曰請作常父二大字公執筆未下而問其義於余余起而對曰萬事之理莫一乎常萬事之適莫通乎權可乎可不可乎不可者常也可乎不可乎不可者權也今夫天斯覆地斯載日月斯明而雷風山澤之妙雖權亦常也今夫衡低昂輕重唯物來是應而銖兩之昭昭一定為不可易是

故察權於常如斗之杓火之燧察常於權如色中之膠青水中之塩味也歟聖人以精一執中示後世故夫子鑿鑿然揭中庸之德而適道與權之論不廢子思作為中庸一書而時中之義特明逮執中執一之論出天下始日趨於權矣故流而為術為竒而不常之羞不察也常父以常用權以權守常名之稱也公曰善遂漬墨作字俾書其說

河間牛理仁名說

河間牛理以醫道游公卿間余識之於柳使君之門嗣是歛襟問余更其名余名之曰仁昔者司馬牛問仁於夫子告之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夫醫之業有為仁之方黃帝所以設為八十一問答竟陳為醫之難是豈或異於夫子言仁之難乎牛君知不易於為仁必不易於為醫矣牛君曰甚善

名我而併以問字復字之曰仲濟云

戴易初說

人生天地萬物備日與造物者旁薄乎無垠非一部全易乎窮變通久之機追感攻推之妙是不可不謹其初也初乎易乎百骸九竅其迭為君臣乎何有乎圖書易乎初乎日用飲食皆義文周孔之妙而連山歸藏周易作矣我醉欲眠先生就舍

胡季常雲寄說

雲山澤之所蒸也然則山澤雲之宅歟其所以浮遊舒卷於太空者非寄乎雲非日月星辰比也日月星辰固根於天者歟日月星辰非天之贅乎去日月星辰而為天蒼蒼者其旦夜於人乎雲芒芒然終日行山澤間人不仰其潤膚寸一族草木委心而待滋異哉其所浮遊卷舒固屯需之庭乎其寄

乎作雲寄說

高氏族譜引

高氏族譜居有莘曰昇子明作也自唐太傅文獻公至先大父若干世中則魏州別駕府君為有莘別子之祖繼別者若干世繼禰者若干世宗合族屬具載達而仕則曰諱其他遂名之高祖曰諱某祖之也大父曰諱某逮事之也娶某氏皆不書不以名治際會間天叙也生某歲卒某歲不書主在室也自別駕葬有莘八世異屯相望昭穆之有序位樹壤之有豐殺不書墓有表也別駕而上葬不知域曰不書也觀是譜者尊祖敬宗收族之道盡矣夫阼階以婦降則著代之年也代日遠則息曰踈息曰踈則情日衰矣故六世以外姓別於上戚單於下然等而上之由庶姓達于正姓繫而弗別者親之也人道之紀也順而下之由正姓達于庶姓綴而特殊者

踈之也先王之制也明先王之制繫人道之紀此譜之所由作也嗟夫夫人父生之而別禰之繼殊母育之而羣從之叙出婦妃之而世祚之端造處人道之大可不自慎乎惟抗志節則可以闡宗姓存孝悌則可以保族屬知人事之本可不自強乎子明好古汲深與予游最密譜之成也俾書其端不得辭

王一初說

大哉一乎天地萬物之初乎故有一而未形則其初著焉有一而已形則其初泯焉然一而二二而三三而百千萬億則百千萬億其各有初乎由百千萬億之初而求夫二而三之道且不可知况一其乎一其則二矣而其初已不可求矣惟夫要終而返極合散而求全則一者常在初者常存孰得而二之乎是故求之吾身以父母未生為初而繼善成性

此於二五之凝求之吾心以情欲未動為初而生靜感動起於七者之發一何從求乎初何從朕乎然而無極在吾前混沌在吾後一者常湛然初者常不露以之日接以之天融雖百千萬億之殊吾知其一而已百千萬億之窮吾知其初而已何有乎未形何有乎已形者乎雲間王一初字一初號一初問其義於余作一初說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之五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之六

復志賦

哉黃靈之淵胤兮旗所履而為姓越矣仲之有國兮誕繩繩於車正逮長滕於宗周兮歷萬祀其猶競座以言而發身兮鄙以力而稱聖紛支屬於五方兮既班班乎家乘曾會稽之句章兮聿御史而有聞迭世祚其顯昧兮輩斗海之有孫少隄州之一曲兮羗幽築於白雲抱曷鼻之仇德兮戴圩頂之鬢鬢辟長風於萬里兮信散木之擁腫恫窮鄉之齧卷兮曠余目於蹇淺招庚癸於首山兮愍飢渴之不免孰知夫倡麴之大呼兮勤茅經於刈展雨絕灑於碧虛兮空回戀於有滄木掩靚於春陽兮佩秋風之未慘忻吾車之未駕兮謝直矢之多岐抱素絲之不染兮紛黑白其何為軻耆丹之奇餌兮不如魯勾踐之良規大良造之適鞅兮不如退受妄人之罵

辭秦悄悄乎嫂妹之詢忍兮痛修辭於殉市之尸非潛濇乎
子瑕之愛憎兮迺瞿夫姪賈與李斯惴僨軍之株坐兮悟不
死則中之更溺憐女子之見賣兮悔不忍騰下之年少讓不
息國士之揃拂兮又何致必斬趙衣而讐報亥不激屠門之
勛曲兮又何致必推晉鄙而危蹈心固不可溺於所涉兮智
固不可售於所市身固不可試於綢繆與睚眦兮是固不可
失於流行與坎止感耦耕之招携兮何滔滔而不能守孔約
而罔貳兮憚巽羽之人犧不察察於薇粟之重輕兮亮溝壑
之有命不悶悶於蕭艾之糾結兮付江濱之行詠信皎皎其
何之兮聊墨墨以隱情卒餘懷之業兀兮庶察者之見微道
悠長而日邁兮罔施謝之足懲尚壽考之胤彭兮安知來招
之無情

遊越天門賦

柔兆之春二月既望任子與客泛舟遊於天門之表于時颶
毋停颺慎郎卷霧飛滂不興浚漫無際始則拖長綃偃帆腹
裴裊蚌蛤之洲睥睨鼉鼉之國少則掣掣洩洩汎汎悠悠勳
如雲逝蕩若漚浮浩不知蓬萊弱水之在眸也浮余觀於漢
裔溲一世之藟首有石塘萬里鱗鱗然隱波濤之下此殆祖
龍氏之所鞭乎何其神也靈洲瞥來絕島遙沒隆隆隱隱過
大業天子之祠焉見其君臣黼冕將帥鼓旗儼然牙檣錦纜
銜尾而維也又何其奇也眈二帝之所規悼生民之不幸身
未死而變隨顧英雄其何往於是停撓而思思窮而愁作噫
嘻悲夫客亦知夫天地之數廢興無常而孰執其綱蠻不必
擅觸之強荆不必暢凡之亡江上之寂寂又安知非人世之
揚揚客遂鼓枻而歌歌曰擊蘭漿兮扣桂舷訪田氏兮弔仲
連數術不可久御兮驚力不可謂賢然乎然哉吾烏計吾身

之久遭余迺敲脚唱小海以和之客復擊節順流而歸不知舟中之有明月也

閔已賦 并序

正月八日獨坐雷公山中天寒風緊抱書自憐漸老醜之逼人慨盛時之不再匪私驛角恐墜肩墻作閔已賦庶幾成此志耳其詞曰

肆后皇之嘉貺具藐然之一身戴玄髮於芳鬢含纖齒於厖唇匪肖貌之我私獨降質之爾淳有賦予之重責尚墜緒之大振張余挾於幼眇自青襦而裹巾亦淳濯於羣汚窺未光於德隣孔子孟吾之師不可以復夢兮為誰門之人願賜吾之友不可以遽作兮為誰居之羣倚泰山而長嘯俯黃河而孤嘶瞻飛雲於月下訪流水於田堤謂雲行而月跋兮亦升東而沉西謂水逝而堤在兮忽高岸之為谿理不可以逆曉事

不可以深稽去者非人之所推陷者非人之所擠來者不可以徑過降者不可以驟躋眇余思之茫茫隱余神之淒淒匪飢寒之足慮匪患難之足疑恫大志之未立矧絕學之無依人不能憂余之憂兮余亦不能悲人之悲聊抵筆以自係走四方而陳辭庶聖道之未沫將援余之孤危

感雉鳴賦

余歸山之明日甲子日斜有鳥有鳥鳴于竹西頰揭綺翼紺趾雕題余睨而視之曰此殆丹鳳之儔耶嗟哉乎山梁之雉也亦何為爾栖栖者與鳴聲益和如語以臆曰承后皇之嘉惠脰大和於郊翼橙草木之清麗濯雲烟之絢碧被文繡於外體抽肺肝之五色將自拔於羣飛羗好修而強飾吁嗟乎余身之章兮又安知非余身之賊祝網密而羣空虞機張而羽積林無全穀野絕胎息觸骨星之紛然聊擇音於彼木濯

余羽兮清泉克余搦兮棟實固將坐錦衣於泥塗被黼藻於
荆棘者與悲夫太上貴質其次有文文而好自用斯為下矣
腥血染而骨泣象齒幾而身靡鷹能搏而困軒楹馬能馳而
厄鞭箠龜以笑焦翦以毛死是故君子不失足於人而黃中
通理也乎正平之鸚鵡悼賈傅之飛鵬訪嵇氏之昂鶴睥揚
家之舐犢拜自獻者何心祗腥臊乎濕肉已矣乎春山空兮
春木頽春雨零兮春草肥天地為焚兮日月為鞮優哉游哉
兮飲渴食飢卻鍾鼓於魯饗謝蕭韶於舜儀彼霧中之玄隱
固將有感於陶妃

翰音賦

若知雞乎錦衣繡翼孤味我冠被鳳之彩挿鶴之翰音聲浚
美容止輕鮮遡羽族之稠濁諒五德之獨全然而沐浴泥沙
步啄虫豸曉樹棲早晚樹巖矮朱朱翺翺進退失鮮夫豈暴

鳳凰之戀匹仰鷹鷂而護雛不借力於九萬遂扶搖之所圖
鸞鳩槍榆烏鵲遶月甯啄非雄羽毛未刷猶決起而驚飛吾
何獨守此桀也爾則明河在天曙色上戶一振聲於兩翻若
怒飛而遠者翥勢甚超凌力則困阻氣亦飄揚身不能舉如長
沙之誼蠶室之遷過永之柳謫朝之韓匪志氣之不厲獨墮
影於孤騫既漆我羽又醜我距謝雲霄之羽儀抱村落之風
雨恫升躓之有命匪軒沉之在人聞爰居之蹭蹬亦辟風乎
魯門

蟠松賦

渺堪輿之神氣孕東海之平蠶紛百昌之甲宅儼孤松之結
蟠根半蝕以秀出枝萬折而回環允神物之附靈時矯首而
盤桓瞰然鱗甲之四縱傑出頭角而嶺岼霧市暝合雲衣晝
飛非鞭霆而欲駕則既雨而初歸爾則童豎僂仰恍然劉累

之馴擾風雨吟哦又似夫葉公解衣盤礴雷電至而颺馳也
噫嘻龍為物靈不離鱗甲蕩日月撼山淵不崇朝而雨六合
何其神也桎梏禹宮之梁斲削雷澤之梭延平之劍津吏夜
驚長房之竹騰波自駕象罔求而不得雲霧集而時化又何
其幻也而况乎青髮君之盤蹠秦大夫之春容妙鮫鱗於氣
毋抱不化之神蹤龍不知其為松松不知其為龍人不承澤
蟻蟻為宮龍乎松乎出家間之雷車走隴上之雨工松乎龍
乎撫亭曲以一嘯山四立而長風

鳳花賦

若知鶴林之神乎霜月如銀西風砭人丹艷自春何以羽翼
賁此坡壠爛然九苞蹲為孤鳳百鳥無聲精采欲動吾聞蜀
山之魄下故塚而啼冤洒丹血以成葩幻七七之妖仙逐羽
族之初服宛來儀之踟躕出不化之神為帝為鵠為化為人

而復幻丹穴之形有不可致詰於洪鈞雞暉儀而斲尾鶴存
雖而拔羽機心同人網目如雨將色舉於朝陽甘草木以同
腐者乎噫嘻良獄之植政和之網輦而致之汴水湯湯一鴈
不發摧折無光天子曰吁謫歸故鄉抱刑而旋東風重芳蓋
天津之聲舌既饒矣使一見賞幸則華林之觀銅雀之二喬
矣其不為強項供奉之所笑者幾希安在德輝而下之立翠
微之曉月伴棟樹之後風萬卉欲窈空山自紅太牢鐘鼓而
不慙紅裙檀板而不驚蒼梧楚楚翠竹亭亭清風徐來求皇
欲鳴渺不知花之精鳳之靈吾亦蝶我之俱化歌樊詩之商
聲

賓月堂賦 并序

永嘉葉伯幾士林識之西湖之上清風襲人真畏友也未幾
遂為吾州師出其翁賓月堂圖俾賦之翁既分教江西遠在

千里猶夫覲也其辭曰

南鴈主人既堂成之夕天宇清新玉露橫陳若有人兮駕言
徂東徘徊斗牛歌奮雨之不來嘆浮雲之於我將有謁于主
人之堂於是蜚廉揖至大夫掃門初猶讓登顏色未分久乃
拾級流光若奔主人方坐堂上仰見玉人顧而樂之罷琴與
書三揖入帷作而曰靜而清默而明不將不迎應物無形此
佳賓也吾嘗遇子逝川之上不沈不浮與時俱流又嘗覲子
東山之巔不磷不緇清風自怡子不我賓而賓子誰今夕何
夕寧不我規賓亦從容不覺前席若有言曰吾聞皎皎者易
汙盈盈者易虧潛雖伏孔之昭明吾誠也食而見更而仰過
吾資也是故大白若辱黜陰滓之或來也大盈若冲信滿盛
之必移也吾知吾情而已又焉以規子為主人起謝入而謀
諸婦洗觥具杓與賓相属主人起飲賓不語主人趣舞賓不

偃對影成三賓不去於是歌太白之詩属坡仙之句鸚鵡更
寒天河東注主人既醉而寐賓去不顧

吉祥賦 并序

吉祥草酷似蘭而踈秀異之海國有其種罕云十歲一花然
鮮有見者余過僧智傳之室見一本紫莖而花莖纔二寸綴
花數十似瑞香而斂小近翫之有香氣傳且謂余曰種且十
五年矣今纔一開感係之節賦以自廣
睽靈姿之幽絕翦天竺之化城擬纖踈之奇植負吉祥之嘉
名孰北滋於下土置見擢於衲僧方其根移露本盈壑春膏
凝紫莖之逞瑞伉蘭蕙於高臯然而朝培夕溉十有五暮春
風秋露日以披滋卒染韜而重發何堅忍而舒遲諒得天之
獨厚不驟悅於時宜候半世之力染迺舒英而揚奇噫嘻江
路微暖野梅漏枝駘蕩未透官揚既絲木侯夏而蓁綠葉迎

秋而飄飛含英之本麗土之支孰不聽造兒之鼓舞供氣母
之推移肯耐靜於寒暑不歧榮於悔萎噫嘻甯越之學請三
十年文公之伯十九載而述遭彼長沙之誼乏寧志於初歲
玉樓之賀無靜心於早慧一發泄而輒衰萬不成而敗繼余
嘗感人事於河清之期悟城非於鶴歸之世三竊擬而人未
知年屢變海而悵其東逝寒美草之感余起余衷之繆計尚
深根以需榮儻來時之未艾諒就木之嘆婦又安能訪此花
之開閉

老婆牙賦并序

東海有物曰老婆牙庠序醜石培之得膏是可恠已隄州任
子為之賦曰
何氣母之形幻縱造兒之經紆深川后之玕錯得老婆之號
牙既齶齶而戲斷亦齧齧而纏斷乍斲槽於岸竹終齶笑於

浪花漱嘯乎春潮呀呷乎寒沙如懷英之石露處之蜂或稜
層而墻壁或異宅而殊封者乎于時菜鮮逗香葛穉無句塞
木頭之叢耳撥江上之破布忽真牙之墜余尚流涎之煦煦
登徒齶脣之妻於是乎朶頤玉川赤脚之婢遂為之掩口又
况青女弄嬌王妃試手風姨窺軒月姊呈牖推案上之黃姤
筍甕中之酒母傾礮砢於寒金堆庠於古缶目掄齒決槌
敲石培得金膏於沙礫吸玉液於荏朽噤不償勞爭取恐後
噫嘻悲夫葬華之姝瓠犀鮮鮮素質化已遺齧豁然輔已脫
而車在唇既亡而不寒豈舌柔之易毀而齒剛之反全諒堂
下之乳婦宜對此而踈躑

水仙袍賦

眇伊人之蟬蛻兮宅清冷以為靡越蓬蒿弱窅不知其幾千
里兮跂余望之忽軒窓之翠情兮見此綽約之芳姿曳青葱

之華裾兮倚玉筵之披披道遙清霜之夕徘徊明月之辰佩
乞碧霞衣紉綠雲金杯盃雨玉盤承津劑和注淳斟酌天均
于時庭空人靜萬竅不作聲沈步虛之歌奏杳鈞天之樂江
妃具俎以進羞海若克賓而酬酢持杜觶而未揚想堂中之
歡樂予亦洗盞更酌接芳蕤而為客繼歌頽然不知天河之
既落

庭椿賦

燕山之陽南冥之濱有大木焉其名曰椿蓋抗歲時而聳立
揭造化之躑躑者與相彼竒亭夷庚掌平迺瞻箕村薨椽列
星維陋巷之蕭蕭兀幽人之柴局有椿喬然闕乎中庭玄雲
構其堂宇秀色結乎軒楹觀其崇根碩本挺柯網葉蒼二焉
尊三焉青冥黯黯皮溜雨而旃旆幹拂霓而冗選篲日月之
氛陰控雪霜之飄颻千尋引而表端萬鳥棲而影接蓋根抵

之擁腫性也豈不羨乎莊生之櫟枝葉之榮暢時也又何歎
乎王氏之槐耶訪歲寒之松柏盼老人之豫章或輪囷以為
竒或偃蹇以為傑孰與夫却匠石而斲萬牛而在鬼者
乎爾則稚竹株連弱松肺附結緒根於地軸藉末濡於雨露
想其族幹併懔列萬間之厦屋不足以喻宗條鱗鱗雖千社
之枌榆又何足以同年而語邪於是天翊其貞地隆其植寒
暑節其涼溫鬼神呵其峻特醴泉夜注而人不能挹以草木
之滋卿雲晨覆而人不能衣以青黃朱綠之絲人不足以扶
持而終風不移人不足以悅懌而陽春色怡此所以俯視君
遷傲睨平仲而永為斯庭之瞻依也耶彼尋常之橋梓亦何
足以與乎斯

石假山賦

天地之間境足以移人人移之而飄忽物足以致人人或可

以致物此操蛇之神所以對愚公而詭軌也抱然犀之餘焦
覽具區於一日黯波臣之晝泣開水府之羣玉媧煉之遺禹
餘之斲隕而星芒結而水沫眈枯影之申徒察黃鉞之沈璧
何其竒也爾則鐵繩千尋魚貫萬夫水厭人而不悔鞭有血
兮疾驅蹲者踞者立者蹶者銛者劇者獨者附者似鼻似口
似蹄似股似蟠而虬似鬪而虜雲幻狀兮孤疑鳥停思兮欲
翦神剗鬼削闔面呈跌出濠濮於華林納乾坤於一壺九華
晚立五老前揖圾賜履之登躋養瞳神於萃兀誰歟抱琴徒
倚而吟樂山之樂萬古此心草華木滋挹其仁也霞吞霧吐
擊其神也厚載靜容德我則也霏翠排青色我覲也真趣已
亡枯立堂堂子胡樂之以偽翼狂主人曰嘻不毛之玠天不
恠取終日之介置我丹府誓言不移客揖而去

不礙雲山堂賦

他日太學陳博士為余言大夫陳次賈之賢會其子自錄教
事于鄞及交之嘗曰不礙雲山堂先人南墅翁之所築也今
更深密存先扁大慰先志之不白子其賦之其詞曰紛吾車
而夙駕渺九軌其何之歲冉冉而不留况秋露之夕滋海節
蒼梧之野釃酒岷山之碑羗往跡之莫余追也靈龜諱子以
改行江妃要我以既渡濯予舟而五覆駕陽侯之初怒洄不
可以徑逝也於是晞雷峰職石唐領跨五花巖跪羣羊心夢
夢其如醒散清飈於流矚訊厥考之初構市紛來而擊轂神
默默以畀予閱歲年而抱獨爾則雞犬樾源父老秦服石屋
無扉陰雲覆足朝雪溪兮濯襟夕晞髮兮溪之涔抽玄鑰兮
參同餐神氣兮丹林園羣山兮雙門悵白雲兮南墅傲萬物
之虛舟獨翱翔乎天府嗟夫雲山之竒造物所吝訪雷澤之
平蕪恫專車之後觀乎衣冠於江左之年問風流於王謝之

舊想其尺烟寸雲貿貿然紅裙蠟屐之所到人不得擅而有也雖欲分樵斧之夕陽占漁榔之明月慮有德色矣斷赫火青頰垣雨黑睜猿鶴其何人載英風於上國爾乃意行莊騁之吟足重下車之揖心舒體快目靜神逸向之幽姿絕靚屈辱於牙籌金埒之家者得不獻笑而迎排青而立也於是撫其圖而為之辭曰

瑞粟賦

山之南兮有堂漱丹井兮泊陽翁之潭兮可觴溪之雪兮可湘是為羣山之圃兮以翱乎先友兮落星食舊德兮於蒼蒼為箕兮田荒筆耒兮兒墻歲將莫兮無梁豈無人於康莊

翔鳳蔣東莞家刈粟長沙塘之上得一莖七穗焉東海任士林聞而賦之曰
長塘之陽維粟穰穰匪駢匪枝七穗一莖匪雨露之私匪神氣之戕維君子之臧天揭之祥牝牡異宇卉藥間芳豈不俾見妖人之狂拱桑理木岐麥穎禾世衍時成瑞出則訛今茲歉乏民蝕吏苛七穗在壠賁此坡陀悝盡地力晦益三斗穗不七兮民害以厚錯實塞下日輸百萬穗不七兮民竭飛輓蔣君之仁克然畎畝和以從兄孝以奉母日服其罽地亦發漏百里牛肥仲丘羊茁視粟知人田父孔悅何以繪之維北有象誰與紀之竹林壤壤

寶鹿賦

成宗皇帝臨御之明年陞奉化縣為奉化州於是始興復文公書院于寶麓之陽既成假祠吏任士林賦以落之其詞曰
紛萬山而越行兮氣蜿蜒以冲融東赴海而將窮兮勢糾結以益隆又折鄞而東行兮有開元之故封出雲南之廿里家摘青櫺於秋風斲華頂之右股兮乃益崇其西壙叱太白其

達走兮柱南山而膺空下廣衍兮為疇為丘中疏瀹兮為洄
為流忽寶鹿其隆起兮實枕雄乎一州喧唳於釋子之鐘鼓
兮屈辱於牧豎之簞笠又不知白雲蒼狗幾變幻兮而春忽
秋也木偃蹇其獨卧兮而秦封之不受固將叩其據於混沌
也花摧折其特芳兮而移根天上之年瞭乎其猶可問也於
是訪昔人之所廬兮得嘉定之故址察鳶魚之上下兮收端
倪於天地迺雜蓬蒿迺斲松梓棟突兀其凌雲兮門洞開而
出日水抱曲而吞江兮玉橫陳而架筆羌紫陽之舊祀兮有
白鹿之初訓瞻申申之燕居兮立青青之彥俊以游以息以
講以習時風乎其詠舞兮曰微吾其誰歸日彌高其鑽仰兮
亶卓乎其如立噫嘻道不擇地而存兮地不擇勝而尊蹈廣
大兮精微之用著宅高明兮中庸之体具鄙後事於斯文兮
其有考乎廢興之故

燈花賦

夫何清夜之炳炳兮吐丹艷之灼灼日抱烏而行空兮月樹
桂而流魄矧膏火之自煎兮乃含華而舒萼出坎離之蓮濟
兮察火棗於尺宅返永神於九死兮忽金芽之中拆曰惟人
事之吉兮功或成神於龜焦主人曰吁蒸成菌樂出虛呵骨
祝凡迎鵲避烏是固率天下而途也物有儻來豈固以喜為
示也事有妄意亦固以喜為戲也羌不知其故也天地沕穆
兮萬物以遷人志倅倅兮日鑿其天工為商而智鷲兮接為
構而心然精神外薄兮物扼其先嗜欲將至兮地扣其玄紉
吾車而交誘兮固鬼神之所玩焉萃女入兮昌出囚越施進
兮蠹具舟姜醉遣兮戈逐羸侍巾兮夜挾輶贈予策兮魏謩
釋予驂兮中流光豈足以行矣機密庸其所投竿篲篲兮車
以載築登登兮象以求五羊百里一言千秋堂下驂篋旅中

馬周允夢寐之不叱燈有占兮何由至若角枕察兮夜泣守
宮殺兮臂紗濕織室兮魏俘趙近家兮代籍斬人祛兮許謀
射人鉤兮縛釋將孰從而訊之抱驚魂之初惕龜鼎香兮羔
烹我頤兮動吾指食既戒兮皮冠何從酒在盛兮睨無禍
之與同彼夢泣而且旦跋或壹而履凶府潭潭而具刑兮壇
轟而趨縛位上卿而東市兮身四輔而仰藥九錫具兮神
飛符美新兮魂索呂肉赤兮霍骨白薄氏貴兮昭誅成母尊
兮王氏樂祿如意兮豕人立玉樹歌兮擒虜迫諒池吉於未
然亦是花之所譖鄂韞兮誰欣終不臧兮誰雪嘆夫憂樂
同域兮吉凶迭馳利害焚槐兮是非守機喜不足以德色兮
戚不足以留眉天不可以逆計兮道不可以預推適來時兮
適去順豐悲欣兮目一瞬驅五步而却止兮有千里之陰鞠
抱墻角之短檠兮聊以對白頭之繁燼

蚯蚓賦

大塊噫氣人籟比竹而善鳴者則有羣物以旁以注以育以
臆以脰以翼類不足而足也彼却行之微息示土德於帝初
進不吸風露之枝退不登鼓吹之車誤中斲於斤斲而蠕動
之自如何壯聲之激發而止作之誰歟時則綠雨圍陰碧雲
漏晴江月流清得意自鳴人闌之而復寂夜中分而既停何
其異也予不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也嗟夫夫
人之聲生於所感感生所遇耳目心志其且也喜怒哀樂其
樞也故發若機枯振若金石感之者形開入之者心趨是以
飯牛廢虜九歌五噫安知非弱壘而不知歸者耶彼且委形
於天委和於壤聊以呻吟其天倪不足係人間之俯仰童子
曰吁含化以濡不如抱枯含聲以映不如冬結彼因妄鳴之
子亦妄聽之矣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之六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之七

書太常卿孫靜見文集後

右孫太常詩文若干卷其子凝出以示任士林將授之梓以
行世也其嘗讀庸齋趙公所作夫子衢州家廟記知公治郡
日為政固有本也况徐徑畷為之民梁子奇為之客實踐力
行之學所以施諸民事而措諸文辭者宜有徵也至則凡立
朝凡持節迨為京大尹殿陛之吁咈廟堂之可否與夫當世
儒先生之往復辯論下至郡諸生日講說鑿鑿然理本之言
豈操觚弄翰者所能窺也尚惟舊史散亡新聞未有攸繼吾
於前修筆墨之遺宜可服而習之則其行遠也固宜遂書以
還孫氏

跋史文靖公遺黃司戶襄閩書後

史文靖公所遺黃參軍真文忠公之徒也語其才力宜非永

國所棄第失其名字不知終身所到嘗備中朝之用在當時
所疏否抑不知驅馳幕府之間如近世謝疊山所追惜否起
公論於百年之後此帖不無感云

題劉忠公諫草後

清議有益於人之國乎世無忠公一疏則父子之道幾絕壯
矣哉然淮蔡功成舊耻亦雪衮衣初歸處置未定而其人竟
失終身之節天乎吾固惜其材之未盡施而忠公之氣則已
伸矣

書大魁宮講方公墓銘後

往時子大夫之對在廷輒得正人起公論於異世庸有賴也
余感泣久已友人方种敏出其先宮講公墓誌銘且示甲子
發策懔懔除舊布新之事當時以為不祥卒一校書郎以歿
惜哉彼選居其亞而寵數超凌卒為歿後鄭五僅免為亡國

之辱亦何補哉然公唱第日慨念其父南安府君名在甲科
不出七人之列孤能不以首選為驚乎故九賓一呼而涕泗
交下自關庭至期集鞭絲帽影終為之不擇是固不樂於達
以越我先人夫亦甘於斥者歟此銘筆之遺者俾刻之碑陰
云

考亭先生聚星屏後題

天地之精鍾而為人賢者其秀也故其精神流布上著於天
星象不能隱其德傳說之傳不可誣也今夫使入蜀客近帝
列雲臺墮營中中台少微出處生沒信而有徵則夫陳荀氏
太史之奏固未可辨其為誣也然嘗觀太史公天官書景星
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出於有道之國劉氏季世金火罰星揚
光天廷俱入房心襄楷憂之矣太史犯房之上將入太微劉
瑜又憂之矣漢事為可知也穎川入房一度胡寧而有德星

之微乎二翁德瑞世二難八龍賢足以挽漢之回天象固為不誣而漢事終可知也則二嬰抱車中坐膝前玉雪可念固豈為曹氏出乎人心誰獨無漢也非曹氏則不足以大范吾民二子材略亦非曹氏不用二子豈忘漢者哉世事固至此也吾觀二翁德宇恢大非沾激取禍者比教行乎二難八龍未有過舉雖二子有不掩衰世之質固亦人材之傑太史氏知星乎哉陽曹士開氏其先葬太丘歲時過墟里夢寐名德未瘳也行聞越間得子朱子所命市工考亭陳氏聚星屏畫初本後有荅鞏仲至布置未安語好古好其人好畫好其意云

書方師魯文藁後

余少時喜作陳思王小賦自謂文潛輩相頡頏然終不能進矣至占子雲相如之作則矯首慙然莽不能窺材力政不侔也讀師魯瀑布賦鎔意鑄辭浸淫乎二子亦竒矣余甚愧之迨其詩若文則汪洋演迤平波千尺時有蜃鱷之駭使人神悚目移向若不進終亦獲其恬霽也蓋師魯上郡計時有翁校書公方擢大廷第一親聞理本之言亦浸淫矣

題劉竹居四覺窓詩後

世人生死夢覺中而不察也故達人以百年為一覺上虞劉君竹居題寢坐之室曰四覺窓謂一日之間夢即覺覺即夢夢亦復覺覺亦復夢如是而吾事畢矣然翁履人世今九十年矣凡幾夢覺耶不知所夢何適所覺何喻也翁笑不言且食蛤蜊

跋黃秋畦自書墓誌後

老畦翁閱世熟矣獨死事未有所屬手為誌文以遺其子介亦達矣然東坡嘗追誚劉伯倫以為未忘骸者翁亦當一笑

云

跋中不倚所藏吳傅朋帖

王逢原遺腹女是生吳傅朋書法固有自來此帖往復殆小
乘僧之流非高蹈大方者也不倚文字外人乃能寶之於百
五十年之後豈徒玩其筆墨之精世之人以殺為戲以業為
果觀傅朋此帖并榮之良砭歟

書蔣定和詩卷後

金帛呼泉科舉事廢耳目明達之士往往以詩自勝然有詩
法有句法有字法森嚴玄邃未易入也定和自首呻吟發情
止義其有得於詩法句法字法者乎不然則山之選何居定
和嘗次先人詩一握美家林今其子復能次定和之詩獻聞
當世抑亦不匱之孝詩云乎哉

書唐人集句後

活剝張昌齡生吞郭正一昔人所譏也自王介甫石曼卿始
集古人句為戲孔毅父遂刻意為之蘇子瞻已不怨矣近世
百家衣盛出能不無天吳與紫鳳顛倒在短褐之失耶某氏
子新意如研久事游歷使能原性情之所感知禮義之所止
儒先生當避闕閱如搜掠未窮鼓不足而諷席雖李商隱之
祭魚揚文公之衲被祗見其勞而發亦止耳名山大川清氣
未歇其必有以語之者試挾此以行

羅國賓竹西卷後題

竹於秋為最宜其萌其篁其操凌雪霜而不屈竹之致固不
一也今夫金風有聲玉露垂液而竹灑然視萬物變化殊無
墮獲之色至凌雪霜而不屈勁而克其操者也臨安羅君明
經家也視萬物時有秋事植竹西塢以觀其灑然者勁然暮
色蒼然爽氣在袖作而曰鄭生不去吾道東乎

文華國如此山二師詩卷後題

二師吾鄉佳士也求諸冠巾而不得乃於吳越山水間見之
筆下時有食肉風味使二師不脫冠巾汗漫江海日挾毛錮
子自食且傷屯悼屈之不暇安得有此清鍊耶

洪崖先生圖

謂洪崖是耶三十年却走人間世寧有是耶謂洪崖非耶漢
宮唐殿行其庭者誰耶或是或否或見或不見乃所以為洪
崖也

戲書竹蕙圖

竹有君子之節蕙有士大夫之氣抑大夫也君子人與

三十六代天師廣微真人小像贊

天人之師留侯之孫寔惟先封其慶有源乃進上公錫賚東
還吳山蒞止玉佩珊珊公顏怡止公心夷止永懷

天寵不驚以喜維教之門維道之宅式瞻清風光我林壑

西湖遊約

結方外友同作勝遊真箇中人允為好事况千里相逢誠非
草草百年一息去者滔滔登山臨水或嘯或歌抱琴與書徐
行徐坐人耳人耳時或時或竹林之勝不數牙籌蘭亭之集
肯同金谷江上清風山間明月不亦悅乎不亦樂乎水中盪
味色裏膠青必有以也必有與也善畫者圖形其有賦詩者
隨意不拘

題方白雲山蔬譜

梁肉之味不達於山林蔬蕨之甘不登於朝市地勢則然也
然梁肉厚味固有以螫其子孫而蔬蕨清風千載有餘甘彼
夷齊者獨何人也耶曰書以還白雲方巨濟入山蔬譜云

陪杜南谷踏雪上白石洞天賦返招仙辭

青山兮如龕白石兮如簦誰陟之兮有珮珊珊曰惟計大夫
之登乘兮有籌此探太極翁之上謁兮有丹此函方一策而
成伯兮履六甲而叩巫咸九還之在鼎兮玉女浴而丁公燔
去之二千年兮葛藟覃覃有真人兮目耽耽乘飈車兮罷朝
參鞭鸞鳳兮行江南斲雲檐兮裁雲縑研元始兮跡盤古箋
谷神兮說青驂嗟哉世之人方累丸兮胡為乎不惴惴而沾
沾履固不可以察察而汶汶兮言固不可以炎炎而詹詹顧
何樂乎凌溝澗而渾渾兮斬自墮於天鉗歸來歸來誠不可
以夕沐兮胡不汲汲河漢而煮雲嵐嗟哉爾山之人兮吾不
汝乎云嫌

壽岩

人莫不欲久其所愛亦莫不欲尊其所知惟知與愛者之心
亦惟其善之歸而已王氏為善且三十年與之交者知其真
受其施者愛之厚繼慕生於感激譽道起於衷私室切切然
欲其久存於世而傑出於時也遂以壽巖易其名使慕善者
稱焉賦偈如左

福地

福地七十二在天地四方惟功成行滿者居之此神仙者流
之說也然而由人境求福地雖知者有不知語福地在人境
雖愚者有不信固非囿於形者之蔽乎夫人以至善之身履
至實之地行義俾神明語嘿叶金石休休其祥熙熙其和諸
福之物與日俱來而不出庭戶之間鬱然洞府之邃名山大
川日在人境中矣錢唐王氏其心有善根沃以素積視時廢
舉每得羸於汎舟之役補陀老人實示之夢利往利來垂三
十年於是所履益堅所持益厚而所施日益廣矣餐和蹈淳
動與吉會足無愆步心有寥天蓬萊方丈云乎哉方外之士

咸以福地譽之必有得其用心云

題葉天師奉化鎮海圖

余居奉化始從父老聞其事既而與修縣志及錄遺其事今觀此圖若信有其事者天地間山川流峙其性也性也其道也一易其性則非道矣宜乎葉君之為神也

題吾子行瘞猫文後

子愛猫如愛人性馴善捕有人理也故封有丘尾有書象有肖匪溺斯礫乎狗馬亡辭惟蓋至矣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之七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之八

題大滌洞天

世路迥欲絕仙風杳若遺山餘秦漢跡石有晉唐詩日月樓臺曉雲煙草木姿藏書更何地白首付幽期

耐交吟

魚遊北海潮木偃南山坳剖木木有漆煮魚魚有膠二物幸相遇締固不可搖如何同心人不耐白首交

冬日

遊霧行冬曦玄春散臘樹江郊卧歲年風雨犯百慮出門山斑斑下有烏雙翥山深鳥翼寒啁啁啄中步

訪牟大卿

自開黃葉徑城郭有山林老失相如壁負嗟靖節琴青天庭樹在白髮鏡塵深欲叩黃唐事寥寥千載心

寄陳宣慰祐

容泛崑崙來遺我一寸膠投之東海中濁浪生青濤世人飲
涇水淪浹如村醪醉久與俱化復惡醒者勞客笑予亦休涇
水方滔滔

鄞女墓

一卷書存禍未央湖西人老淚浪浪東風不與埋黃壤孔雀
屏深坐蔡郎

書族祖拓齋先生白頭吟卷後

少陵三賦明光宮清吟往往嗟不逢退之文章起八代獨與
東野相追從詩人肝脾有清氣語嘿正與時交通我翁聲名
四十載回首清廟埋黃鐘懸將萬斛扛鼎力波瀾卷入呻吟
中酒酣阮籍已類達瓶空靖節祇言窮顧無一語道興仆自
與大雅同汗隆諸孫習氣掃未盡日有元白來郵筒更泛帳

下給騷率一盃俛仰天夢夢

顧道士松巖圖

貞姿自孤特况乃生巖扃巖扃抱石乳貞姿懷茯苓所以松
間人獨誦黃庭經清陰傲白石野潤含青冥便欲托巾屨何
用腰紅鞵

屏居

壯志輪囷強未銷屏居萬事飽塵勞負知渭竹真堪傳老恨
江梅不入騷山谷樵歌聞日月江湖魚計足風濤妻孥燈後
應相笑頭上如今有二毛

題外弟唐楠扇

南北阮郎俱白髮東西施子共春風人生得意何所羨博後
神叢亦謾同

海扇

海中有甲物如扇文如瓦
屋三月三日潮盡乃出

漢宮佳人班婕妤好香雲一篋秋風初網蟲蒼蒼息自淺猶抱
明月馮夷居至今生怕秋風面三月三日纔一見對人搖動
不如烹肯入五雲清暑殿

荒村布

荒村一機布辛苦朝至夕置之羅綺傍不入金粟尺持婦語
村婦投梭面不憚機手那可換明年漚麻白

次韻吾子行新年

有道貧方樂無營坐亦深新詩知病後老鬢覺年侵信有乾
坤力時勞江海心文園亦消渴渾愧白頭吟
已分身將隱還驚老易過時來慰岑寂相與惜蹉跎白髮短
猶擲青銅暗欲磨人生有如此我醉子當歌
雪後春風起天空江水來新年渾作客多病孰憐才有道身
先老無人首屢回承禎須不爽聞已掃丹臺

公子舞歌

明河在天不可舫我欲汲之成酒醪維北有斗不可量我欲
把之為酒觴人生豪誕有如此况有開筵柳公子公子平生
白苧袍酒酣起舞天為高大鵬長風九萬里老蛟鱗甲秋江
水坐中忽唱河西曲琵琶聲高裂寒玉態濃海樹出鷓鴣意
足霜枝下鸚鵡為君一洗兒女目眾賓自愛白宰酒情歡不
用夫起壽長空更喚明月來人影檀檠風滿袖

鳳求皇

鳳將將求其皇皇既遂辭毋傍逐皇孔良不與毋同翔鳳心
長海樹涼

用子行韻簡周景遠應奉

供奉平生酒中郎絕代書自便青瑣直未放碧山居輩行人
誰在行藏意自如絲綸須世掌曾識典墳初

投容齋徐大使

湖山出清夜靜攝禹井喧誰持白月行鬼物肝膽寒徘徊弄
明光孤照欲墮軒不眠坐曉海闊蜃氣昏

幽蘭擢天秀玉立寄巖壑生同野草青老壓俗眼白豈無桃
李榮東風亦輕薄作書戒荃蓀深根付開落

送許君實同知之任鄉邦日簡于有卿知州

一出已才載江流只目前家鄉荒政日客路獨醒年南郡碑
錢遠東山展蘇圓歸心隨使鷁漠漠海雲邊

道訪子昂舟出苕溪

吾道何迂闊舟行亦滯留客心當震澤詩卷出湖洲風急初
歸鴈沙暝欲下鷗誰歌招隱曲白首若為酬

謝廣微真人假以自然處士之號

處士猶處子聲光畏人間政如豹隱霧又似虬蟠雲乾坤照

孤耿草樹含幽薰虛名儻可乞何以娛斯文

客游華亭訪衛山齋

東浙青山少西湖白髮新漸多江海伴更下水雲隣楊柳初

籠雨蕪葭欲剗春不愁成汗漫天地有閒身

老缺無魚久孤亭有鶴來聲名為客累懷抱向人開白雪仍

巴曲黃金自隗臺一年春又半搔首鴈空回

劉將軍射虎行

半濕新蹄山徑曉於菟夜渡海中島百夫鼓譟屋瓦震將軍
彎弓白日皎地形平露草不長狂嘯無風威欲倒玄翎一中

洞心胷坐據木床腕鬚爪胷中白骨誰家魂紅肉已供人醉

飽人生意氣不下堂車鐸當當馮婦老

曉發衡山訪子昂學士

山林真學士天地一詩翁乘興不可返孤舟雪後風浩蕩襟

期別艱難道術窮何當真卜宅共老水精宮

送鄧善之修撰王眉叟孫初心二提點同入京師

客上幽并道人瞻李郭舟天清北斗近水白御河流鄉月殊
庭表文星禁掖秋相看多道氣同是泛瀛洲

留別沈介石尊師

我本遊山來竟坐三日雨洞深石頭滑對面成幽阻平生韓
退之爲雲故吞吐後恐北山移林慚掩虛戶人間出處事造
物政未許下山見壘霧回首天一柱

壽杜南谷席上得寒字

洞府人間見春風花底看新宮銘有草白石篆猶丹道在人
知往門深客遂歡會開唐正觀莫惜海滙寒

送兵養浩編修入院

制作方期子編摩正得人重金須陞對良王已庭陳逆氣開

塵闊清風起古淳騎驢當盛日猶見玉堂春

屢訪開元陳高士不值

我亦乾坤一腐儒杖藜時訪白雲居故人不入江湖夢道士
空驚世俗書蕭史鳳歸雲縹緲劉郎桃在雨扶疎當年親見

東風事楊柳絲絲二月餘

李唐春牧圖

春氣熏人未耕作江草青青牛齒白牛飢草細隨意嚼老翁
曲膝睡亦着蓬頭不記笠拋却午樹當風夢搖落夢裏牛繩
猶在握昨夜圍頭牛食薄

明皇貴妃並馬圖

宮坐已無衣盜却輦車不見婕妤辭夢回南內淒涼夜幾度
東風並馬馳

山平水遠圖

三峽波濤揭暮天九疑草樹泣晴煙人生住此空高險幾夜
秋風得穩眠

用韻酬陳渭叟林伯清

我本厭塵市志在棲幽清還聽客城雨深夜愁寒更山中雨
道士孤鐘煮雷鳴漱沐得清謔久却世上名何用王子喬相
送學長生

題赤松圖

安期一局石上碁臧穀兩兒松下石山中人在蓬萊宮夜半
飛舟九天赤山人曉携白雲出袖中却帶金華還
朝廷有道海藥至金馬門外無青山

松鄉先生文集卷之八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之九

侍家君行雷公山中謁大父墓日和淵明韻

歲月不可恃四時如番休今日復何日父子同嬉遊雷公山
氣佳春水生溪流上有冥飛鴻下有忘機鷗杖屨遍林谷排
徊依先丘樵牧賞我趣班荆為賓儔酒酣忽高歌山空聲相
酬昔者焦先廬似此深密不衣冠不足惜陵谷非吾憂松根
茯苓長便此居何求

和唐玉潜用友人韻見寄

獨憐鬢雪上蓬婆未得逢君鏡水波世上冬青高誼少山中
日錄好詩多白雲明月懷安石細雨斜風老志和人事參商
那有此時勞相望意如何冬青事見別錄

四鴈圖

江北江南秋正驕孤飛萬里氣方豪平生慣有冰霜翼却笑

東風燕雀高
滿腹秋風鬱未開一聲清唳九天回人間兒女有癡夢明月
樓頭獨往來
孤味雙翎睡舌香蘆花水淺海雲黃城頭未落三更月夢入
青天萬里長
兩翼清秋倦未翔北風喉舌水雲鄉菰蒲萬頃食不盡肯與
羣鳧逐稻梁

春晚

春風吹紅殷散作綠樹兩繁華乍當軒清影已滿戶晨興散
髮坐幽鳥對我語一咲江海深萬事天地古富貴不可招貧
賤那可拒誰能安其常黔婁有賢婦

和吾子行見寄韻

坐覺秋風老貧猶借屋居長年空竹素何地不蘧廬道義時

相對行藏日可書人生有知己我亦出無車

送空菴焦禪師北上

有道身仍貴無言機亦空宗風當一代弟子已三公晞水青
天外行藏白業中若為辭寵數回錫大江東

賦用拙齋

青山有神姿白玉足清弄高人息世鞅田父好懷共鼃生未
上書意氣不可控柳子旣一揮乃欲託愁諷簷蛛布晴網野
繭作春甕物化固何如勿語癡人夢

荅上虞友人

古樹隔江流青山日夜浮天清家自遠月白地曾游詩酒貧
何益功名老亦休歸心雲不礙東去又東頭

湖山堂

樓臺影落空明外鐘磬聲來紫翠中白日一庭歌舞地蕭

旅蔣已秋風

重游昇元嶠寄陳道士

獨往有所適重来興未窮蒼雲山色外晴日樹聲中世亦思
遐舉吾方抱屢空平生司馬約回首起玄風

七夕客中

容易鄉心秋自生紆餘老態日縱橫無官謬賦五升糴有婦
難呼一石醒露氣滿山高木落秋聲入屋短檠明薄田可買
歸無計星漢年年浪影清

月下歌

月從東出西壁沈曾照千古萬古之人心人心只有月照破
達人當之成酒淫鄉不聞李太白蘇子瞻把酒頻問月無月
酒不斟月為抵愁之白玉酒為買咲之黃金吾徒俛仰明月
下月亦傲兀窺人深徑須推壘倒甕為月盡一醉如何青天

白眼放月還西岑狂歌他日作佳事共道此樂今宵今

喜陳茂陽客歸

對坐頭俱白愁來強欲歌出門知己少遇事折肱多海氣低
青嶂年光暗綠莎不堪妻子咲舌在欲如何

上虞客中

黃葉空堦曉清齋白髮人于于風力緊滴滴雨声頻妻子千
山眼詩書一飯身人間有知己垂老未相親

北山錢令公墓

北山老樹寒生耳三百年来閱城市馬嘶無跡土花香有客
有客秋風裏當年玉節照人間未顏羞殺江南李誰將金盃
不歸來忠孝子孫元不死空堂白日坐衣冠漢祖嘗祠魏公
子

岳鄂王墓

忠魂比明月可死不可滅空堂坐貂蟬
荒塚埋碧血當時劍花寒肝膽
一關君臣計已定一死何足雪湖山翁仲青坐見氣消歇
欲語老胥心飛濤過吳越

寄襄賁丁明府

對亥長吾艱有瘦馬聯之賈蠹徐天歸奉承故云

小桂堂前手自栽未沉沙塌已生苔
青山自咲不歸去白馬相看時
獨來涼月清宵誰與共好花晴日不須開
明年應度盧溝水早寄春風郭隗臺

登初陽臺

人生塵埃中白日送昏曉不上初陽臺
百年空自老神光散瑶天寶氣橫
碧草想當丹成時隨車謁黃道
丁公骨已寒玉女跡亦掃獨有山下泉
清甘散羣槁秋風灑銅盤夜月照吳沿
陂竹不歸來浩歌林影悄

垂老

垂老真無計勞生自轉難
佩雲春不暖鹽雪夜能寒
身世鷗鷺杓行藏首荷盤
東風有度戶悔不日追權

過華亭留別湖山諸友

出處何時定歸棲老尚遲
江山無倦客天地有真知
竺嶺呼猿日華亭聽鶴時
平生愛杯酒到處付襟期

賦當塗靈鷲山月印池

池水無流時月明無定姿
池空明月來上下光琉璃
但懼陰晴多相遇長參差
咄哉會心人庶以坎自持

東隣

久不入城府幽棲柰懶何
新知相敬少舊藁欲焚多
風雨蛙雙部江山日一梭
東隣有朱阮樽酒且頻過

八月十五夜對月

客路惜年年中秋月自圓正憐兒女側不共弟兄前老去一
丘壑人生二頃田茲游諒何事清影未能眠

贈相者王月屋

布囊詩卷勝黃金白紵烏紗碧眼深自是清時少遺逸不須
物色到山林
地爐不鑄儻來錢幾欲歸來着醉眠白髮相看須一咲人生
富貴出長年

登餘杭綠野亭望吳興諸山懷子昂

乘舟出東郭泛泛苔上溪起登綠野亭玉人片雲西還知水
精宮坐與天人稽鷗波付浩蕩未足成幽棲沂流竟欲往相
與尋孤携

題鏡石

靈靜本無點磨礪不記春青天孤月在白髮幾人新

題默齋

不言之默吾全吾身無言之默吾全吾真時行物生夫子聖
人

和杜元用見過韻

湖上新樓好相過不厭君年光吳地老客夢越江分聚散無
虛跡窮通有昔聞時遮西望眼冉冉見浮雲

携家華首

六月下扁舟人生一客游青山浮日遠白水際天流老色先
秋應初心有海漚鹿門在何許吾道日悠悠

寄題終南山甘河遇仙宮

河水甘河水甘車轉轉春酣酣平生不識劉海蟾解酖一酌
香醪甜此酌濫觴人屬屢七蓮東海天光涵行人千年下終
南臨河不飲空停驂河水甘河水甘

送延慶濟上人歸西

人世難為客，心空不待年。坐深千衲在，道許一燈傳。白日論詩地，青山住世緣。高歌望吾子，我亦買歸船。

十二月初六日曉發松江

冬霧比春濃，舟行日未東。可能辭物役，豈敢怨途窮。清興乘江水，交情付曉風。流年今白首，何日尉飄蓬。

送吳縣教之麗水任

城郭萬山中，扁舟載北風。溪清芹更碧，地暖杏先紅。忠厚期多士，源流接迺翁。周郎有遺蹟，吾道未終窮。

九日詩寄明碧竹院

我豈人間客，秋風託爾隣。一聲清唳曉，萬里壯遊身。出處自有道，棲遲未厭貧。黃花謾情思，清對未歸人。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之九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之十

石刻天台瀑布寺謝表

雲漢用章來

九天之丹詔，林泉改色開。一道之銀河，萍水交歡。雨花散瑞，中謝茲蓋欽遇。

皇帝陛下，心行四海，德會一元。風雨霜露，無非至仁。妙化機於不息，山川鬼神，各有寧宇。肆佛教之重興，大轉法輪。載弘講席，臣僧敢不廣延釋子，仰報

聖恩。衍智者天台之宗，式克用勸賦興公瀑布之句。永矢弗諼，庸妙談於九旬。仰祈年於萬億，臣僧無任

省府祈晴意旨

日者衆陽之宗，照臨在下。民為有國之本，種藝維時。俯瀝輿情，仰祈大造。伏念某等，誤膺朝命，濫倚省垣。國賦有程，豈徵

俸之能免官刑惟恤或詳讞之未精不稼不穡而胡取禾其
身其家而不知本遂成積累乃溝災屯顧惟江浙之間田
卑而水易溢迺當夏暑之日雨不止而民重咨麥已熟而不
收秧既老而莫種失此及時之役曷為卒歲之供心則凜然
民之瘼矣敬闡祈禳之典以求開霽之恩伏願雲漢昭回乾
坤清穆寅賓寅賓御無曠於義和自明自威治聿歌於堯舜

省府祈晴青詞

大明生於東惟無私照百穀麗乎土乃亦有秋俯瀝輿情仰
初焉聽伏念某等誤膺朝命濫倚省垣治民事神之間能無
所愧道齊家之道固底于行適當夏暑之時未遂田功之
本弗種胡獲有欲必從敬求開霽之恩以請生靈之命伏願
坤清穆雲漢昭回昊天曰明空舒長於化日烝民乃粒式
歌詠於豐年

呂道錄保安醮疏意

皇穹降監嘗控忱辭萬里還家庸陳諾責叨榮已愧昭謝惟
恭伏念臣幸囿儒風竊窺玄學粵自先師之入觀獲侍後塵
乃蒙教主之見知俾陪清列近由北上迄乃東還念山川道
路之阻備何恃而往矧寒暑陰陽之變化惟疾之憂壹是控
祈兩全出處敬潔精純之薦仰酬覆載之恩伏願
上帝垂仁高真錫祉儻身游鄉部粗安清淨之規則日睇玄
門少遂繼承之托

謝恩醮疏意

玄穹監在恭被璽書妙有庭深叨塵鄉部拊躬知懼稽首加
慚伏念臣早涉世機幸依道域委心冲寂豈曰淵宗遇事迂
踈未聞玄奧尚念先師之際會僅拜寵光敢圖教主之矜存
俾循往武惟教事有鄉鄰之舊而教門煩規度之餘何以仰

承未知河後敬潔精純之薦用伸昭謝之私伏願
上帝垂慈衆真錫察常清常淨共瞻官府之更新是繼是承
式行家山之甲乙

宗陽宮三清殿上梁文

玉京三境之居威顯如在天子萬年之壽景福有祈瞻惟宗
陽之宮翼近省垣之地山川交慶棟宇一新載惟杭州路道
錄住持提點南谷真人生遇聖朝息承先帝理身如理物日
深抱一之功事君如事天時謹祝釐之奉越自鋒車之聘召
荐被璽書之護持玄都之樹森入垣墉滄海之波葦為基築
於是輪奐極東南之美經營來山嶽之奇畫棟朝飛開金闕
寥陽之殿黍珠晝見儼瓊林羽蓋之尊增八荒壽域之基侈
四海太平之觀以朝以夕以禱以祈自我聰自我明擬形容
是之謂象在其右在其左非壯麗無以重威爰舉脩梁載陳

善頌

拋梁東海月團團上碧空若木風清黃道直太平風物萬一
中

拋梁西瑤臺新月碧雲低閭闔春深王母宴九重孝友壽天
齊

拋梁南殿閣薰風入陛簾星極老人游豕關遥呼萬壽華封
三

拋梁北斗極天高星歷歷五雲深處紫微明炳炳前星垂正
色

拋梁上萬國熙熙瞻治象風時雨若泰階平鑿井耕田民擊
壤

拋梁下百穀芄芃秋滿野人人鼓腹慶豐年草笠黃衣通八
蜡

伏願上梁之後玄風昭布道化流行
皇矣上帝監觀四方衍天下歸仁之治錫厥庶民欽時五福
致臣子報上之情

四聖延祥觀上梁文

乾坤拱北極之居威行四衛棟宇開天宗之勝福鎮一方海
岳騰歡神人交贊恭惟玄教大宗師上卿真人身為教父道
際聖朝入承清問出侍屬車簡在九重之寵下詣重玄上探
無始妙凝三極之光儼然上界官府之尊貴爾東璧圖書之
序築宮廬而留侍錫崇真萬壽之嘉名對湖山而坐馳領延
祥四聖之珍宅自夜半有力負山而走至堂上一言侵疆以
歸千載之規其道復昌十年之間何事不立今則紫垣突兀
畫棟遙飛瞻天象虛危之垣噦噦其冥噲噲其正當揚州牛
斗之壑赫赫厥聲濯濯厥靈爰舉脩梁載陳善頌

拋梁東一水天門紅日紅祥風遠起蒼龍角草木葱蘢萬壑
中

拋梁西天目山高碧漢齊畎畝秋風成萬寶玉於菟外下茗
溪

拋梁南一塔河西九曲參薰風朱鳥神霄止聲教煌煌自翔
覃

拋梁北一天星拱開璇極朔風高駕玄武尊萬里承恩車軌
直

拋梁上雲漢昭回著天象帥垣四列紫微高威德堂二民北
嚮

拋梁下山嶽真形鎮民社時暘雨若地力饒治世歡声散田
野

伏願上梁之後玄教靈長明威昭布遠揚聖化山川鬼神亦

莫不寧衍作太平東西南北無思不服

宗陽宮講堂上梁文

青牛車之立教以道授以言傳玉塵尾之談玄其人存其政
舉瞻宗陽之主宰實教門之棟梁昔畫宮於堵乘三十年今
自宜徂基為第一義共惟南谷真人言為世則心與天通八
彩重瞳接清光於堯舜兩儀四象探玄旨於羲文發老子五
千言為有用之書去堯夫二百載得不傳之學無為之為蓋
自有道可久則久夫亦何心丘壑曾中三年種竹十年種木
咲談物外左手為矩右手為規於是植幢蓋於尾磔之場使
城郭有山林之趣鼓于宮聲于外來霞屨於四方跋斯翼翬
斯飛振宗風於千古載陳善頌爰舉情梁
拋梁東吳越平分一水通曉日高懸黃道直蓬萊一葦起天
風

拋梁西空翠濛濛水一堤鍾梵聲中祠太一星階月地碧雲

齊

拋梁南碧漢河西塔影參坐鎮飛濤跨胥種箭痕吹影老虬

髯

拋梁北北闌巍巍開斗極虛危垣下繞龜蛇仙佩珊珊飛白

石

拋梁上萬歲千秋開治象祥風甘雨報豐年四海熙熙民擊

壤

拋梁下藺雨燕雲擁宗社一堂穆穆衆賢和藪鳳郊龍無遯

野

伏願上梁之後道鈞布物講舌懸河乘黍珠於九天遠者來
近者悅湧玉局於大地統有宗會有元用開後覺之天欽祝
聖人之壽

醫士求財施藥疏

扁鵲之門不拒病夫蓋欲救已然而防未然狄公之籠空多藥物柰何得有限而求無限况俱收並用得宰相之方而羨補不足乃仁人之事用干達者助我初心將求施諸已而及之人母曰乞諸鄰而謂之直儻參苓為君子甘草為國老並蓄良材則邯鄲為婦人咸陽為小兒大施敏手

吾子行夢蝶壇疏

誦五千言嘗究猶龍之旨以六月息載開夢蝶之壇善戲誰兮志恠者也載惟真白方丈布衣道士存方寸地卧百尺樓有溥于髡之滑稽有東方朔之博物賈誼升堂相如入室惜不用賦於夫子之門李邕識面王翰卜鄰肯嘆誤身於丈人之聽於是心超蟬蛻之境神游鳥跡之初濛濛然栩栩然何必扶搖三千里九萬里閭閻也侃侃也不妨詠歸五六人

七人莫咲邊孝先請問南華子

朱伊叟注刊詩板疏

古者有采詩之官雖諷詠而必錄人生為垂遠之計豈言語之可無有如伊叟之賢是亦浙東之秀五十年客食已愧白頭數百篇詩章豈無青眼况家秘書為之序引戴翰林重以品題有不逃藻鑑之公大抵出性情之正咲推敲之未定幾度月明恐傳寫之或多一朝紙貴乃謀餼梓誰與揮金或怜心力之窮少賜騷場之賞名字之立幸不幸敢曰吟癡江海之逢知不知共期愛助

買屋疏

擇游斯擇居每羨江湖之樂問館必問舍豈無交友之情相與謀一枝之安或者謂諸公之責况錢唐亦士大夫之冀北公安歸乎而西湖豈捷徑者之終南吾無隱爾不用旋栽楊

柳何妨高詠梅花須知東書有屋廬便可借車載家具王翰
卜鄰李邕識面尚尋杜曲清風司馬買宅鄭公置園猶是伊
川盛事允為佳話各載芳題

代曹彦祥疏

有客清廉以自高當全其節使人阨窮而不憫夫豈其情有
如彦祥之賢實為曹氏之季夫人自一介而上皆足以供妻
子之歡而公則二年以來惟恪守軍旅之事其貧如此其守
可知不改其樂不堪其憂亦今所少相煦以濕相濡以沫毋
渝爾音

四聖延祥觀塑三清聖像請疏

太極渾淪擬形容之是謂象威顏只尺而神明之存乎人儼
如對於高居信須逢於妙手載惟其人山川秀稟造化功侔
是以似之肖貌天地之性進於技矣游神元始之前適從龍
漢年中曾入黍珠會上遂令制作超入空玄自我聰自我明
有相之道在其左在其右毋貳爾心幻成三境之尊欽祝
一人之壽

代道錄司賀天師壽

茲審瑞應赤松祥開仙李接龍漢年中之統作天之師開瑤
池宴上之春曰仁者壽歡傳洞府喜溢江山況九重頒正印
之初正羣仙銘新官之日某濫焉司學是信甚歡情二十四巖
清垣之尊誕揚宗教三十萬里弱水之隔遙徹頌聲

代四聖觀賀宗師壽

赤松瑞應紫氣春浮秩進公卿據東壁圖書之勝教行海岳
儼上界官府之尊光近天顏歡傳人世仰惟某官性涵太素
德合自然為大宗師默贊無為之化弘太上教恭延有道之
長遡象麓之仙源開燕雲之華宴某等身依庇廈情切辦香

誦道德五千言選致松椿之祝望蓬萊三萬里永依桃李之春

賀吳閑閑都提點

道際九重提宗門之正印身為衆父得玄教之單傳賀溢冠裳歡傳海嶽仰惟某官玄冲而清淨沉潜而高明大知閑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至人默默和光同塵而淵乎宗鼓大道橐籥之春新上界官府之聽有三寶有三樂顧舉世之所希無二道無二心合衆妙而為一遂令末學屹有首歸某等踊躍瓣香周旋芘廈大宗師之玄奧德愈盛名愈章聖天子之簡知祖拜前孫拜後敷陳言淺欣抃情深

開元宮鍾銘

鼓風霆爐造化范鴻音時旦夜大道鳴皇風駕祝

三教並立天地間惟士之末流謾無所向萬事不如雲水染而身之將隱何必求文况於今為庶以來亦嘗得其門而入儻腰纏十萬貫相與成騎鶴之遊則口誦五千言便可究猶龍之旨小子有造諸公慨然

定光寺立經藏吉語

大雄氏以言垂世寶藏興焉公輸子以巧服人金輪遠矣自白馬寺流傳寢廣而大牛車委載弘多如日之布如漢之無不離文字如天之旋如地之運立透機關手好手中大作莊嚴人非人等皆生歡喜某幸操末伎來佐勝曰八萬四千母陀羅尼開無盡藏五千四八卷聖諦義轉不退輪永鎮定光之如藍仰祝無疆之聖壽

元松鄉先生文集卷之十終



古書流通處

